目录

[译者序 1](#_Toc29569532)

[序言 3](#_Toc29569533)

[一　甲子篇 4](#_Toc29569534)

[澄怀 5](#_Toc29569535)

[杖乡年 6](#_Toc29569536)

[履影 6](#_Toc29569537)

[甲子同年 7](#_Toc29569538)

[畲族福湖村 8](#_Toc29569539)

[喜张和平君还乡 9](#_Toc29569540)

[南无观世音菩萨（一） 9](#_Toc29569541)

[南无观世音菩萨（二） 9](#_Toc29569542)

[泉州开元寺 10](#_Toc29569543)

[鱼文颂 10](#_Toc29569544)

[兵马俑歌 11](#_Toc29569545)

[敦煌文物 11](#_Toc29569546)

[威尼斯 12](#_Toc29569547)

[大英博物馆 13](#_Toc29569548)

[老虎 13](#_Toc29569549)

[再游敦煌 14](#_Toc29569550)

[飞天 14](#_Toc29569551)

[飞天之歌 15](#_Toc29569552)

[算命曲 16](#_Toc29569553)

[冬至 17](#_Toc29569554)

[别馆牡丹园 17](#_Toc29569555)

[二　乙丑篇 19](#_Toc29569556)

[迎春 19](#_Toc29569557)

[画花郎 19](#_Toc29569558)

[贺婚 20](#_Toc29569559)

[和范曾先生韵 21](#_Toc29569560)

[级友 22](#_Toc29569561)

[厦门 22](#_Toc29569562)

[游普陀山和王安石游洛迦山韵 24](#_Toc29569563)

[和张光年先生韵 25](#_Toc29569564)

[和丛维熙先生韵 27](#_Toc29569565)

[哈费兹庙 27](#_Toc29569566)

[刺舌 28](#_Toc29569567)

[逆旅 28](#_Toc29569568)

[托钵 29](#_Toc29569569)

[翡翠 29](#_Toc29569570)

[欢喜歌 30](#_Toc29569571)

[三　丙寅、丁卯篇 31](#_Toc29569572)

[示左季 32](#_Toc29569573)

[惠理 33](#_Toc29569574)

[双珠耀 33](#_Toc29569575)

[马剌孜基遗迹 34](#_Toc29569576)

[阿尼遗迹 35](#_Toc29569577)

[西冷桥吊秋瑾 35](#_Toc29569578)

[桥山黄帝陵 37](#_Toc29569579)

[西双版纳 37](#_Toc29569580)

[须磨寺有感 38](#_Toc29569581)

[梶山季之十三回忌 39](#_Toc29569582)

[四　戊辰篇 42](#_Toc29569583)

[酬杜宣先生 43](#_Toc29569584)

[祝新光贸易乔迁 43](#_Toc29569585)

[登峨嵋不见佛光 44](#_Toc29569586)

[峨眉偶成 44](#_Toc29569587)

[题中国诗人传 45](#_Toc29569588)

[无题 46](#_Toc29569589)

[五　己巳篇 47](#_Toc29569590)

[徐福研讨会 48](#_Toc29569591)

[左季描芍药花 49](#_Toc29569592)

[题白峰僻村学校 49](#_Toc29569593)

[游北欧有怀 50](#_Toc29569594)

[湖畔 51](#_Toc29569595)

[普湖七月 51](#_Toc29569596)

[芬京朝市 52](#_Toc29569597)

[不空羂索观音 52](#_Toc29569598)

[良辨 52](#_Toc29569599)

[谷川忘归居 53](#_Toc29569600)

[祝中华同文学校创立九十周年 54](#_Toc29569601)

[六　庚午篇 55](#_Toc29569602)

[兰亭芭蕉园 56](#_Toc29569603)

[寄菊翁 57](#_Toc29569604)

[六十六岁 57](#_Toc29569605)

[忘归居初夏 58](#_Toc29569606)

[含笑花树 58](#_Toc29569607)

[忘归居偶成 59](#_Toc29569608)

[含笑花晚景 60](#_Toc29569609)

[寄河上民雄先生 60](#_Toc29569610)

[汉阳研讨会 61](#_Toc29569611)

[回乡 62](#_Toc29569612)

[乡路　其一 63](#_Toc29569613)

[乡路　其二 63](#_Toc29569614)

[戏作 64](#_Toc29569615)

[七　辛未、壬申篇 65](#_Toc29569616)

[伊斯坦布尔怀古 66](#_Toc29569617)

[蒙古行 66](#_Toc29569618)

[银山铁壁 68](#_Toc29569619)

[和张虎生先生韵 69](#_Toc29569620)

[其一 70](#_Toc29569621)

[其二 70](#_Toc29569622)

[琉球台风 70](#_Toc29569623)

[游琉球 70](#_Toc29569624)

[古稀有感　其一 71](#_Toc29569625)

[古稀有感　其二 72](#_Toc29569626)

# 译者序

陈舜臣，一位不善张扬、不喜虚华、默默笔耕的作家。他所作历史小说和推理小说很多，也因此被读者称为历史小说家或推理小说家。其实，他的作品中还有众多精彩随笔、札记和诗作等。无论篇幅长短，你尽可透过他的文笔感受他的思想。

2015年1月21日，一代文学巨匠离我们而去，痛哉！

追思的方式有很多种，谨以此译文寄托我的哀思。您著作等身，但随您而去的只有这部作品，足可见此书于您是何等的贴近。恰似天意的一个偶然，《麒麟之志》中译版竟成了我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我在想，那本唯一拿来随葬的日文版《麒麟之志》总该有这本中文版《麒麟之志》相随吧，因为只有这样您才会安心远行。

本书是陈舜臣通过自作的八十八首韵律诗、词并以随笔形式自我解读的“诗话”，也是陈舜臣的一部自传体随笔。在这里，陈舜臣讲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形式的对祖国、对神秘西域、对异国他乡、对亲朋好友的难以释怀之情。通过这些诗话，可以感受到并非诗人的陈舜臣给予读者的那份宁静以及不乏奔放的韵律，可以感受一种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温暖凝视。陈舜臣通过“诗”这一流淌在血脉中的优美语言形式缓缓而谦逊地展示了他的儒雅、才华，还通过“话”为读者娓娓道出我们熟知或未知的历史长河中点滴而凝重的故事。

译者以为，读陈舜臣的随笔，恰似一杯香茶陪伴。听他侃侃而谈，有一种无处不闻历史之苦涩、记忆之浓香的感觉。人生难免与无奈和躁动不期而遇，此书恰似一剂良药。

在《麒麟之志》出版十年前，陈舜臣在日本出版过一本限量发行的《风骚集》，里面收集了他花甲以前的部分诗作。至于本书中提及的超限量版《澄怀集》则是两册装帧精湛的怀古样式书籍，在日本市面上已经难得一见了。

当年，受陈舜臣之托，谨在此书翻译出版之际，向关心他的中国亲朋挚友们致以深深的问候！2009年的夏天，陈舜臣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但在轮椅上仍始终保持着他惯有的“不获麒麟笔不休”的气势。当我去神户东滩区的家中探望他时，他一边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一边气宇轩昂地表示“指日尚可握笔，我将继续完成因病而中断的《天际的诗人——李白》。”

**李达章**

目录

**[译者序](#Yi_Zhe_Xu__Chen_Shun_Chen__Yi_We)**

**[序言](#Xu_Yan__Kai_Shi_Yong_Gan_Zhi_Lai)**

**[一　甲子篇](#Yi__Jia_Zi_Pian___Jia_Zi_Zhe_Yi)**

**[二　乙丑篇](#Er__Yi_Chou_Pian___Ying_Chun__Qi)**

**[三　丙寅、丁卯篇](#San__Bing_Yin___Ding_Mao_Pian_1)**

**[四　戊辰篇](#Si__Wu_Chen_Pian___Yi_Jiu_Ba_Ba)**

**[五　己巳篇](#Wu__Ji_Si_Pian___Ji_Si__1989_Shi)**

**[六　庚午篇](#Liu__Geng_Wu_Pian___Yi_Jiu_Jiu_0)**

**[七　辛未、壬申篇](#Qi__Xin_Wei___Ren_Shen_Pian___Xi)**

[**返回总目录**](#Zong_Mu_Lu)

# 序言

开始用干支来计算年历的方法是很古远的事了，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殷代的甲骨文中就已经使用了。这里，一共有六十种组合，用十干和十二支各自最初的字组成的“甲子”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万物的开始。

我出生的一九二四年正好是甲子年，沿（日本）阪神电气铁路修建的棒球场也是在那一年建成的，因此球场冠名为“甲子园”。六十年之后轮回的甲子年，即一九八四年，不用说也是我的花甲之年了。

在当今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年代，如若刻意举行一个花甲庆贺，实在会让人有些羞涩的感觉。但是，作为后人对先人流传下来的仪式表示恭敬还是应该的吧。所以，我举办了一个仅限亲戚范围之内的很是温馨的花甲庆贺仪式。作为纪念，我打算在仪式上赠送一套私人版汉诗集。没想到，诗集的印刷拜托平凡社之时，出版社劝我公开发表。或许与其说是“劝”倒不如说是“唆使”更准确些。而我呢，竟然也厚着脸面应允了，拿出二十七首绝句、八首律诗、八首词集成册，名曰《风骚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只印刷了三千册。

这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日一样，而今忽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迎接古稀之年了。古稀之年是虚岁七十，从花甲算起我已度过了九年。这一年，我接到了朝日新闻社的诱惑：“您那里一定又积攒了不少诗作，何不编辑出版一本纪念古稀的诗集呢？”

这的确是很令人感激的诱惑。然而，身为作家的我写诗完全是为了调剂一下心情，把这种东西作为“诗集”问世，实在是有些狂妄了。最后，还是决定以随笔赋诗的形式出版。其实，充其量也就是中国文人们常说的“诗话”而已。

在《风骚集》出版两年后，只能说我依仗着一时兴起，忘乎所以地悄悄出版了名曰《澄怀集》的诗集。但因这是一本仅发行113部的超限量发行本，所以几乎不被人赏阅。

因《风骚集》的附笔日期写着“甲子岁首”，故收录的大都是我花甲之前的作品。在此之后出版的这本纪念古稀的诗话则是我花甲以后的作品，因此我就以最后一首诗的末句“麒麟之志”作为该诗话的书名。写诗，对我来说既有诗兴盎然之年，也有因过于忙碌而匮乏之年，因此充其量只能算作近十年来的笔墨消遣吧。在旅行中我也时常在便条上作诗，或许这一“副产品”对我的本职工作还起到了帮助作用。

# 一　甲子篇

甲子这一年（一九八四年）我的诗作很多。这大概得益于恰逢花甲之年，谈论感怀或者频繁旅行的缘故吧。印象中，作为私人版诗集书名《澄怀》的那首七言律诗应该于那年的初始所作，写的是自己的抱负。

## 澄怀

**澄怀默稿数离忧，**

**耳顺那甘章句囚。**

**天外孤蓬常举踵，**

**栏中老骥尚昂头。**

**胸闲薄膜存余悸，**

**脑底残筋耐激流。**

**泼墨江湖呵冻笔，**

**展笺编录百春秋。**

**李可染先生　赠余“澄怀观道”四字。**

**一九八三年李可染先生第二次来日本，那时为我挥毫相赠“澄怀观道”四字。**

六朝的名画家宗炳（375—443）在年事已高无法出游名山之时，曾写道“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此句可在《宋书》“宗炳传”一览。李可染先生此次来日本之时已经七十六岁高龄了，但精神很好，仍能出国游访。其挥毫之意也许是告诉我们即便年迈卧床不起，仍抱有“澄怀观道”般继续作画的感悟吧。

对于现在写历史小说的我来说，虽然无从置身于那个年代，但当你能够领悟“澄怀”之意，你就能领略时代的风采，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手中并未握笔，而在胸中起稿被称作“默稿”。苏东坡的诗中有“默稿已在腹”的句子，这里的“默稿”和“腹稿”是相同的意思。[[1]](#_1_116)

这里的“离”和“罹”意思一样，就是遭遇、遭受。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因焦虑不堪，便给自己的长篇叙事诗起名为《离骚》。耳顺，则代表六十岁。正如四十岁为“不惑”之年，均出自于《论语》的“为政篇”。

当心境排除杂念推敲稿子时，我时常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这样写行不行。”尽管已经过了六十岁，还是不甘心自己成为文章字句的奴隶。

哪怕是一棵被吹向远空已然失去根须的小草，只要还没有触及大地，就要高高地向上伸展，不会丢弃希望，就像曹操诗中那匹被困在栏栅中年迈的名驹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依然高昂着。在我并不宽厚的胸中仍然残存着澎湃激情、在我的脑海中依然可以抗衡感情悸动的岁月里，来吧，在一生的舞台上挥洒笔墨，假如笔毫冻结了，呵呵气仍可继续，大大地铺展那稿纸，在上面留住这百年历史！

这就是诗的大意。现在读起来也会觉得从花甲之年开始，无论何事总要略带夸张地拿出一股上了年纪的气势，这一点连自己都能感觉到。然而，这种气势应不失为壮志，因此，在那以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不可丢失这壮志。

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画家李可染先生于一九八九年八十二岁的高龄辞世。应该说，先生是一位热血男儿，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在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负责文化事务，当时的厅长是郭沫若）担任美术方面的宣传、启蒙等工作。从武汉转辗到长沙、衡山、桂林、贵阳，最后到了重庆。曾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战争结束后也曾受邀去过德国。先生的子女中排行老六的男孩叫李庚，曾在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攻读，现任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助教。他也曾帮我在部分书籍出版中做过装帧和插图工作，而我也在去中国旅游时到李可染先生家中拜访过。正是这种缘分，在他访日之时我才有幸得到先生为我挥毫的墨宝。这幅字在家里的墙壁上挂了很久，也让我不由得时常去凝视它，之后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查阅《论语》可知，六十岁叫作“耳顺”。顺从于耳朵，就是别人说的话能够听进去。查阅《礼记》可知，六十岁叫作“杖乡”。在周朝，五十岁起才可以在家里使用拐杖，到了六十岁，允许拄着拐杖回乡。到了七十岁可以在国家、八十岁可以在朝廷拄着拐杖。所以，“杖家”“杖乡”“杖国”“杖朝”等就变成了年龄的别称。

前一段时间，我开始写诸葛孔明，“中央公论文艺特集”已开始连载。尽管明年才能写完，但在甲子之年就早早开始准备了。

## 杖乡年

**蹉跎今抵杖乡年，**

**吟罢襄阳梁父篇。**

**风烈迅雷凡骨变，**

**林中一树壳中蝉。**

**拟撰诸葛亮故事**

**在刘备三顾茅庐恭迎之前，据说诸葛孔明还在襄阳吟唱《梁父吟》（也称作《梁甫吟》），过着晴耕雨读的日子。由于这段故事太过有名，很多人误解《梁父吟》是诸葛孔明所作。但实际上，这首曲目是在诸葛孔明的家乡传唱了很久的春秋时期齐国的民谣。**

一生难免蹉跎，竟然也到了六十岁。都说诸葛孔明二十七岁之前还在襄阳吟唱《梁父吟》，而我的年纪已是人家的两倍之多，已经不想再去吟唱别人的诗歌了。圣人曰，“迅雷烈风必变”（《论语》乡党篇），那么我辈凡人即便身处天地异变之中仍应该端坐、凛然、屏息，就连那蜷缩在壳中的蝉，终究要离开树干，毅然决然地放声鸣唱它自己的歌。

甲子之年通常会降大雪。孔子视其迅雷烈风的天地异变为上苍发出的警告，认为人们应对此肃然相对。我虽然不是君子，但希望自己无论面对什么，都能保持正襟以对。

这年生日的前一天，应神户市之邀我做过一个演讲。恰逢此时一场大雪降临，由于我家在山坡之上，前来迎接我的车经过艰难跋涉之后才接到我。但是回家的时候，车子却无论如何开不上去了。负责送我的人特意为我买来了一双登山鞋，穿上它，我步履维艰地回到了家。住在这里将近二十年了，这种事却只有那一年遇到过。

至今还记得演讲时我说的第一句话：

“明天，我就满六十岁了，今天是我五旬的最后一天。”

“华”这个字，由六个“十”和一个“一”组成，按照虚岁六十一岁讲就是轮回“华甲”。甲，不用说即是干支的代表了。

## 履影

**履影依然醉，**

**无添尺寸功。**

**临池仍缩憟，**

**华甲孺孩同。**

**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后汉张芝“临池学书，池水为黑”，后人就把写字用“临池”来表示。**

常言道，跟随先生外出须退后三尺，万不可踏在先生的影子上。而我却总是踏着先人的影子，哪怕是醉意中的跌跌撞撞，仍紧随其后。值此我竭尽全力，但毫无成就可言。当我提笔写作时，至今仍心怀敬畏曲卷着身躯，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和孩童一样，不是吗？

这是花甲之年某日的反省。

在我的同行中，这一年迎来花甲的大有人在。因为都是属鼠的，所以我们自称为“鼠会”，时常要聚一聚，诸如，吉行淳之介、黑岩重吾、川上宗熏等各位。某日，因某个文学大奖的评选，我和黑岩先生一同前往东京，大家约定在银座的“玛莉花”相聚。负责召集大家的是每日新闻社的、同样属鼠的星野庆荣先生。“玛莉花”在地下街内，这恰似老鼠的窝一样，想起来与我们这个“鼠会”很相称。可是，自从星野先生去世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相聚过。无论是什么形式的“会”，失去了召集联络人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在神户也有一个“吱吱太郎会”[[2]](#_2_64)，同样是属鼠的聚会，也曾一起搞过联谊花甲庆祝会。当中有画家中西胜、我的同窗竹田洋太郎等各位。

此外，和其他同年挚友，也有过因馋嘴而以花甲为由的相聚。我们把再现青春叫作“还童”，而这还童之水，自然除了好酒别无它物了。

## 甲子同年

**甲子华轮蓦地巡，**

**纷纷换了往来人。**

**应倾万斛还童水，**

**浣尽心肝六秩尘。**

**甲子的花车转瞬之间已经到来，在彼此的这段人生舞台上，可曾有多少人登台闪现后消失，消失后再来。环顾这一切，原来还有一个让我尽情沐浴的还童之水，此水已然渗透心灵深处。那么，何不让它洗去这六十年的尘埃呢。**

十日，我们称之为“旬”，十年，我们称之为“秩”。白居易的《元日对酒》中有“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的句子。

这应该是虚岁六十二岁那年正月初一所作，表达了花甲为六秩结束，下一年开始就是七秩的想法。

这一年我外出旅行多次。四月份去了中国，六月份去了欧洲，八月份再次到中国，其他是日本国内旅行。

四月份的中国之旅，我与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街巷漫步·福建篇”采访团同行。结束后，与他们分手道别，我坐飞机去了北京。

从大阪机场出发那天是四月二日，当天住在上海，次日坐飞机去了福州。在这之后，我多次拜访过福州，新的宾馆饭店一个接一个地涌现。然而，在一九八四年，很现代的饭店并不多。我们当时就住进了在一大片空地上散落着几栋西洋式建筑的西湖宾馆。由于这一年是闰年，所以清明是四月四日。在清明这天，我们一行拜访了位于福州市郊外的福湖村。这里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畲族的居住地。“畲”就是刀耕火种，意思也是火耕农业。

陪同我们从福州到福湖村的雷先生其实就是畲族人。可是，在没到村子之前我并不知道，因为身着中山装的他看上去和汉族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畲族和汉族有着相似的姓，但听说福湖村里只有雷和蓝两个姓。

在村里见到一户相当于日本（江户时期）村长家的庭院内矗立着两个旗杆状的木杆。这是只有考中乡试（省级的科举），并取得进京赶考资格的“举人”家庭才可享有的一种特权。县级考试合格，成为“秀才”（或曰生员）就已经很难了，能考中举人，比现在日本考取东京大学要难得多。虽然科举制度在清朝末期的一九〇五年被废除，但废除之前，少数民族也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在福湖村这个村长的家里，当年兄弟二人一起考上了举人，所以竖起了两个旗杆。

福湖村被一条名叫岱江的大河环绕着，因此我们是坐小船到达那里的。村子里的青年男女穿着民族服装，为我们唱起了“山歌”。这山歌类似于日本的“歌垣”[[3]](#_3_39)，据说通过这种活动，一对对年轻的恋人就应运而生了。我们一行当中，有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森浩一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松原正毅两位先生，他们对少数民族的事情极为关心，一路上热情地提问不断。

当天中午，为我们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饭菜，就在吃到一半时，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炸雷。由于我们此行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森浩一先生便提议，“陈先生，不如您给留几行字吧。”

村里的人们取来纸墨，我即兴写下这首七言绝句相赠。其实，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当时做了一件大胆到旁若无人的事。

## 畲族福湖村

**岱江滔滔响雷鸣，**

**云海苍烟路几程。**

**对对山歌无数梦，**

**福湖村里过清明。**

**在署名的后面，我记得还加了一笔：甲子清明中午，雷鸣殷殷。**

畲族的山歌，属于那种高八度的歌。据说，年轻男女以歌相唤，如与意中人情投意合就会结合成婚。

用云海苍烟形容我们此行路途遥遥似乎有些夸张，但是，考虑到从福州市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山路行车至此，再加上从上海飞到福州，自己当时并没有觉得那么夸张。

据传，畲族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听说至今在浙江、广东也有，但是，以广东潮州移居香港的为最多。此外，不仅有从越南北部移居过来的传说，也有惨遭明代王阳明的讨伐，逃往浙江的传说。因我们的到访，村里人穿上了民族服装，但他们平时的装束和别处的普通人一样。火耕农业几乎不再进行了，我们仅在山坡的斜面看到了一些火田的痕迹。

次日，乘巴士从福州出发经过永康来到了德化县。陪同我们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张和平先生恰好是德化出身的，可以说我们正要去拜访他的故乡。虽说他的故乡属于德化县，但其实还要进入深山，是一个叫雷峰长基的、我们此行无法抵达的地方。因此我们只是拜访了德化县城。

我是于第一次游访乌鲁木齐的一九七三年在北京与张和平先生初识的，算起来我们也有十年之交了。张先生毕业于德化县的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再往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应该说已经十几年没有回故乡了。这附近一带使用的语言是闽南话，一路走来，我虽听不懂福建话，但到了这里我却基本能够听懂。

德化以窑业闻名，还留有屈斗宫这一宋代的登窑。德化窑出产象牙色白瓷，在这里烧制的观音像最受东南亚华侨的喜爱。这绝不是单纯的摆设物品，而是信仰的对象。

在县招待所停留了一日，县长和张和平先生是中学的同届。要见的人都是昔日的朋友，张先生和十余年再会的人们寒暄着、忙碌着。

## 喜张和平君还乡

**世务牵缠身不轻，**

**十年偿梦德窑城。**

**雷峰雨急樟溪乱，**

**难抚张郎怀旧情。**

**沿通往德化的路旁流淌着一条河，被称为大樟溪。下过暴雨的河面，此时就像张先生被搅乱的心情一样上下翻腾着，而我们一行人却找不出可以安抚他思乡怀旧之情的语言。他出生的长基村从雷峰地区过去还有相当一段路，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里，却依旧无法前往故里。我写的这首送给张先生的诗中，应该是“德化城”的地方，因平仄不押韵，我改“化”为“窑”，以衬托德化是陶瓷之都。**

在德化我请了一尊白瓷千手观音菩萨。在菩萨面前，我双手合十，有些怯生生地祈祷。

## 南无观世音菩萨（一）

**一百余篇竖子文，**

**新笺欲掷垂天云。**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佑我才调聊出群。**

**数一数，到现在我也出版一百多本书了，可读起来的感觉不是依然很孩子气吗？从今以后的新作品，希望能更加气宇恢宏，就如同让我竭尽全力在天空中挥洒出那舒展的云朵一样。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才华和智能再出类拔萃一些，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庄子》“逍遥游”篇中，有这样一句：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 南无观世音菩萨（二）

**天鼓自然传妙声，**

**诗文拙朴误鸣筝。**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佑我翻经灵气生。**

**上天之鼓自己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与之相比，人间创作的诗文则显得那么拙涩，时而鸣筝不是还有人要故作误拂吗？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我阅经览卷时灵气如泉吧。**

《法华经》中有一句“天鼓自然鸣”。说的是，忉利天善法堂有一个鼓，不用人敲击也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次日，从德化出发，经蓬壶、永春、南安，我们到了泉州市。这次是大约四小时的巴士旅程。因为从德化出发已经是下午了，所以这一日到达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清晨，我们拜访了开元寺。

泉州，在唐朝灭亡后由留氏掌管地方政权，并对从前的城墙进行了加固，在旁边还种上了刺桐树。所以泉州的别名也称为“刺桐城”。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出现的“Zayton”便是刺桐的谐音，这里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马可·波罗回国时，正是从这里登船启程的。这里现存的建于宋代的东西双塔也相当有名。

## 泉州开元寺

**桐城古刹雨霏霏，**

**双塔模糊春望微。**

**最是清明三日后，**

**时听南曲思依依。**

**拜访了细雨中烟雾朦胧的泉州开元寺，东西双塔在细雨中也显得迷蒙，让人觉得就连这里的春色都是忽隐忽现的。由于河道太浅的缘故，泉州的贸易港地位只好让给了厦门，但是多年形成的风雅传统至今仍保留着。四年前我拜访这里的时候，正值举行弘一法师的金石作品（篆刻）展，那次游访中我聆听了南曲，有三弦、双弦、月琴、胡琴、铜锣，还有笛。那曲调很静，但时而毅然响起的敲击板乐，在柔美中似乎诉说着某种刚烈，那是一种无以言状的音乐流淌。演奏的乐曲，次日仍在耳边环绕，让你思绪不绝，给你一种就要消失在细雨彼岸时，却又回转而连绵不断的感觉。这是清明之后的第三天。**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曾在日本的美术学校学习，回国后出家，寿终于泉州。他在美术学校曾接受黑田清辉的指导，同时在音乐学校学习过作曲。他还因用中文给欧美的名曲填词而闻名。身为僧侣，他在泉州鼓山涌泉寺发现了没有收录进“大藏经”的《华严疏论纂要》的木刻版，并自费印刷了二十五部，其中的十二部赠送给日本的大学，成为佳话。**

## 鱼文颂

**黄河风雨六千年，**

**亿兆黎民慧叡传。**

**久埋地中逢霹雳，**

**鳞声初响半坡渊。**

**我和妻子从厦门坐飞机去了北京。正好为我当时写《中国发掘物语》收集素材、进行采访。**

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王宏钧馆长和保管部主任姚立信先生等陪同我们一起欣赏了各种各样的珍宝。“您想看些什么？”说着，博物馆的人拿出的竟是一本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图鉴。

从北京我们又飞到西安。这次是我自己想再一次好好地参观一下已经去过多次的半坡遗址。

位于黄河河畔的半坡遗址是大约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的文物。当时的半坡人制作了令人惊叹不已的彩陶器，这不能不说是聚集了历代无数人的聪明才智传承下来的成果。如此久远地深藏地下之后，于一九五二年，犹如惊雷落地般出现在二十世纪迫于生计而建造发电厂的人们面前。这里出土的彩陶绘纹以鱼类为多，让你仿佛能听见鱼鳞的跳跃声。

## 兵马俑歌

**骊陵点点石榴多，**

**满眼关中麦穗波。**

**天下六雄虽覆灭，**

**泥中万卒备荆轲。**

**始皇傲语传无极，**

**二世骄痴忘枕戈。**

**莫怪陈吴翻叛帜，**

**无兵地上奈秦何。**

**枕戈，将戈作为枕头，时刻不敢放松警戒之意。来自《晋书·刘琨传》中，“吾枕戈待旦”。**[[4]](#_4_21)

位于骊山的秦始皇陵为方形墓丘，据说其高度有七十六米。在墓丘的部分山坡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石榴树，环顾四周，关中平原犹如麦浪。

当年，秦始皇一个接一个地攻下六国，却好像仍不放心，于是就建造了如此之多的兵马俑，而且这些将士都面向东方，如同防备曾经的刺客荆轲那样，防备着来自东方窥视大秦的敌人。秦始皇在一统中国之后，曾豪言天下：皇位要一代一代无穷尽地延续下去。但是，大秦帝国却在他死后轻而易举地崩溃了，这都源于秦二世的昏庸愚昧和懈怠的防备。当陈胜、吴广高举叛旗时，人们加入了叛军的队伍，可以说这是极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必然末路吧。尽管地下拥有百万军马，而地上却没有可以仰仗的士兵，这对大秦来说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呀。

## 敦煌文物

**千年封壁莫高窝，**

**不惜蹄银购卷多。**

**今日巴黎书库里，**

**惊逢前代伯希和**[[5]](#_5_17)**。**

**这一年的六月，我去了欧洲旅游。**

这是因为日本NHK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丝绸之路》在罗马杀青的缘故。

“从长安到罗马”是《丝绸之路》这个节目的宣传词。因为在第一集从长安出发的时候，作为开篇引导人，是我登上西安的钟楼，站在那里对观众说：“现在开始，让我们向西、再向西……”所以，在该节目的最后一集还必须由我来做个片尾总结。而有趣的是，作为解说人，石坂浩二先生虽然在每一集都会说“我们采访小组到了什么什么地方……”，我和他却没有一次同行采访过，还好在最后一集杀青时他参加了，也算是有终之美吧。而我则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要亲眼看看流失到海外的有关中国丝绸之路的文物。也恰好八月份我要再次拜访敦煌，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里，至今保存着一九〇八年伯希和在敦煌用数枚马蹄银从王道士手中购买的六千余件文物。

这里还保管着很多著名作家的亲笔手稿，如果得到允许的话可以进行阅览。但是，必须办理相当烦琐的手续才可以。无论是我在威尼斯图书馆观赏马可·波罗的遗书，还是在北京图书馆的地下观赏《四库全书》，照相机及其他携带物品是必须寄存保管的。

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观赏敦煌文物时，还被波拉罗伊德相机拍了一张头像。另外，要证明身份，需要将笔俱乐部（国际组织）的会员证和护照一起出示才算有效。

伯希和买到敦煌文物是清朝灭亡之前四年的事，而斯坦因[[6]](#_6_13)则早于他。但是，相比不懂汉字的斯坦因得到的那些良莠不齐的文物，可自由阅读汉文的伯希和得到的则是精选之后的绝品文物。

图书馆馆员借给我的目录是一九六一年商务印书局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索引中有一标题为“伯希和劫经录”（即，伯希和掠夺的经卷目录之意），我以为不妥。在这当中，我挑选了“秦妇吟”“李陵苏武往还书”等六件借读。其实，比起阅读这些内容而言，我更想自己亲手触摸一下这些藏匿于墙壁千年之久的文物。这是一些用褐色纸卷起来的纸片，一片一片被很好地保存着。

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是什么时候被密封于墙内的不得而知。但是，从墙壁内发现的文书纪年看，不是十一世纪以后的文物。因为这是书籍印刷之前的事，所以像装订成书本状的文物当然一个也没有，从长达数米的纸片，到短于几十厘米的纸片，所有都是写在纸片上、卷起来的文物。贵重文书阅览室的职员是个很英俊但目光锐利的人。最初我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当看到我要把铺开的纸重新卷回原状，动作很是艰难吃力的时候，他从一旁按住另一端帮了我的大忙。这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这人相当随和。而接下来让我吃惊的是，他的长相竟然和照片中的伯希和太像了。

## 威尼斯

**听棹船夫叫，**

**狮城四百桥。**

**有人空倚槛，**

**波面为谁摇。**

**贡多拉船的船夫在大声呼唤着什么。在狮城街区的威尼斯，据传有四百座桥，有人依偎在桥的栏栅处、专注于水面，似乎连船夫的声音也听不到，难道这荡漾的水和呼唤声已然交融了吗？**

我和石坂浩二先生一起去的威尼斯。他很熟悉威尼斯，甚至知道大街后面的每一条小路。对我来说能遇到这样的导游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在罗马常驻的草野咲子女士也过来陪伴，这让我过得非常愉快。

六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为参加一个座谈会，我和森本哲郎先生、盐野七生先生再次来到这个城市，从翻译人员那里听到草野咲子女士已于一周前刚刚去世的消息，那一刻：

——波面为谁摇？是我听到这个噩耗时禁不住冲出内心的一句话。

## 大英博物馆

**边陲夜宿烂星辰，**

**冒险调查常苦辛。**

**石窟飞天消彩色，**

**流沙菩萨老风尘。**

**仰瞻求法唐玄奘，**

**俯阅探奇斯坦因。**

**边陲，就是边境。陲，还有大地尽头的意思。**

飞天，就是在天空中一边飞翔一边守护佛门世界的天仙，主要以女性的身姿出现，也是以阿旃陀为首的印度石窟壁画，雕刻的主题。

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东方学者，出生于匈牙利，后加入英国国籍。

在大英博物馆，威特菲尔德教授陪同我们参观了斯坦因的珍藏品。教授后来改行去了伦敦大学，在我拜访的时候，据说他还在博物馆做一些文物的清理善后工作。

斯坦因于敦煌以及和田周边收集的文物当中，古书籍被放到图书馆，绘画及其他文物就放在这里。敦煌出土的日曜菩萨画幡正是其中的绝品。木版《金刚般若经》的门扉画绘中，纪年为咸通九年（868）。世界最古老的木刻版画“蚕种西渐说话”以及被称为波斯菩萨的版画，我虽在书中的插图见过多次，也很熟知了，但当你亲眼目睹和接触实物时，还是能感觉到一种直袭心灵的震撼力。从墙壁上剥离下来的壁画让人痛心不已，斯坦因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剥离的那些文物收藏在新德里的博物馆，这里看不到。和田附近出土的文物，如果斯坦因没有挖掘，考虑到其后的持续战乱，或许仍深埋于地下吧。斯坦因当时发现并挖掘出的木版画仍沾满着泥土。

在边陲地区宿营的话，想必星空是很灿烂的。但是，冒险和调查是伴随着艰辛的，石窟中纤细的飞天也会因此而失去色彩，大漠各地佛教遗迹的菩萨们也会饱受风尘而困乏至极。我们敬仰取经走过这条路的唐玄奘，同时，面对出于对学问极度好奇而收集了各式各样文物的斯坦因做出的业绩，我们也应该用自己的双眼亲自去看一看。斯坦因的珍藏品在大英博物馆受到宾客般的接纳和收藏，像这样无与伦比的文物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

六月十九日从欧洲回来，两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去了敦煌。在这期间，我有机会去了冲绳和五岛。这一年的夏天真可谓酷暑，我写了下面这首诗。在末尾追加了一笔：

——甲子三伏热炽如烘（甲子的三伏天热得犹如烘烤一般）。

三伏说的是夏至以后的第三、第四个庚日，也是立秋之后最初的庚日，是最热的时候，人们把这种炎热比喻为老虎。

## 老虎

**老虎炎威石欲颓，**

**稗官无处退休回。**

**今晨海面微秋色，**

**卜得愁眉次第开。**

**今年特别的热，被人们比作老虎的三伏热浪袭来，好像连石头也要崩溃一样。到了花甲之年仍无法退休的小说家，想休息的时候，居然无处可归。无奈，只能一味等待酷暑的离去，清晨从窗户向大海望去，海面上似乎渐渐浮现出一丝秋意，紧锁的愁眉可以慢慢舒展了吧——看来还需要最后的一点点耐心。**

稗官，在古代（周朝）是官职的名称。从禾木旁加上表示低贱的卑字可以看出，意味着捣碎的谷物，很卑微的意思。稗官的工作就是收集街头巷尾的传言或井边妇女的闲聊等。天子虽然从大臣那里听取天下大事的报告，但也必须知道一般庶民在想什么这类细琐小事，因此，稗官就会深入到街头小巷收集庶民的呼声。后来的人们就把撰写故事传说的作家称为“稗官”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 再游敦煌

**沙山抱拥月牙泉，**

**戈壁障围疎勒川。**

**相问九年千佛路，**

**莫高还遇旧飞天。**

**鸣沙山环抱着月牙泉，戈壁和从前一样，围着疎勒河玩着不让通行的游戏，在过去的九年里，千佛洞敦煌的样子彻底发生了改变，苦苦地寻访，在无法忘怀的莫高窟，终与飞天仙女们再次相逢。**

鸣沙的山麓中，呈月牙形的泉叫作月牙泉。泉的四面被沙丘围困着，但始终没有被沙丘淹没过。《史记》中记载获得神马的渥洼水，据说指的就是这个泉。戈壁一词并不是专有名词，指的是砾石状的地方，与颗粒更小一些的沙丘状、即被称作沙漠的地方是有区别的。

## 飞天

**重见西方净土图，**

**飞天翔舞尽欢娱。**

**胡弦几许难弹谱，**

**不为罗裙冰雪肤。**

**再一次看到了敦煌壁画的西方净土图。敦煌壁画中，唐代之前的以本生谭为多，唐代以后的以净土图为多。其中心主题飞天，在天空中飞翔翻舞，总是那么愉悦。**

壁画中的琵琶，总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笔法生涩不流畅的感觉，明明应该是曲项的波斯系列四弦琵琶，结果却是直项琵琶；明明应该是印度系列的窄幅梨形五弦琵琶，却被画成了宽幅的。这也许是远离都市的敦煌画匠接触真正的管弦乐器机会太少的缘故吧。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琵琶的弹奏有些别样，弹得很辛苦。当然，这么说并非是因为我太偏爱或沉迷于身着罗裙（很薄的丝绸做的裙子）和冰雪肌肤般飞天的缘故。

长期以来，大阪梅田中心剧场是热爱戏剧的人们最爱去的地方。后来，该剧场移址到位于茶屋町的阪急国际大厦并更名为“飞天”，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事。当时，他们让我做一首“飞天之歌”，可我没有写词的经验，因而踌躇不定。但当我听说在新剧场开业庆典的舞台上，著名的凤兰女士要演唱[[7]](#_7_13)，不由得来了精神，当即应允下来，打算一试身手。

## 飞天之歌

**何谓飞天？**

**拜我佛，翱翔于天际，**

**苍天无国界，喜自心涌。**

**俯视人间，**

**帕米尔银岭延绵，**

**驼儿铃动白沙梦，**

**何不觉醒，看吧，**

**火红的晨曦中，梦在燃起，**

**啊，花落之处尽显天之华。**

**飞天，飞天，Sura！**

**长袖翻飞，**

**于你欢喜，即我欢喜。**

**何谓飞天？**

**拜我佛，起舞于天际，**

**苍天无操戈，辽阔祥和。**

**俯视人间，**

**敦煌自有鸣沙丘，**

**云霞比肩也相依，**

**落雨纷纷，看吧，**

**雨过彩虹一架，清香四起，**

**啊，香飘一方尽散天之香。**

**飞天，飞天，Sura！**

**璎珞飘逸，**

**于你祥和，即我祥和。**

**何谓飞天？**

**拜我佛，高歌于天际，**

**苍天无忧伤，充满生命。**

**俯视人间，**

**恒河激流的河畔**

**飞鹫合翼闭目翔，**

**遥遥期待，看吧，**

**沉静中的庄严，耳边钟鸣，**

**啊，乐章一曲尽奏天之乐。**

**飞天，飞天，Sura！**

**绶带狂舞，**

**于你生命，即我生命。**

**Sura，在梵文里是“飞天”的意思。**[[8]](#_8_13)

与飞天重逢之后的次月，为了参加海音寺潮五郎纪念会主办的讲演会，我去了长崎和鹿儿岛两地。

在长崎，有一首四百年前从中国明代传来的《算命曲》，至今仍有人在弹唱。在长崎听到这首曲子是我此行的一大收获，那天正好是九月十二日。

## 算命曲

**重阳节后第三天，**

**作客长崎翰墨筵。**

**老妓把琴弹算命，**

**流年四百词几篇。**

**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的三天后，我参加了在长崎举行的文人之间的宴会，席间一位老艺妓拿来月琴弹奏了一曲来自中国的《算命曲》。这个曲子传入日本已经四百年了。算命，原本是占卜命运的，在这四百年当中，命运与这曲调一起究竟孕育了多少浪漫的故事呢？**

“流年”就是逝去的岁月，苏东坡有“不悲去国悲流年”的句子。

的确，再没有岁月的流逝能让人伤感的了。

## 冬至

**莫向尘氛老，**

**委身联袂缘。**

**门无通俗客，**

**囊有卖文钱。**

**黄道垂三百，**

**青云丈五千。**

**同心看见处，**

**六甲破寒烟。**

**冬至在中国也是很重要的日子。**

唐代的朝廷，包括正月初一在内有七天的休息日。而包括冬至这一天，前后同样有七天的休息日。这足以说明当时冬至和正月是同等的重要。

在西方，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圣诞节原本是冬至举行的一种活动。

就这样，这一年的冬至，在我迎来花甲之后也悄然而至。

岂能甘心在忙碌尘世的琐碎之中就这样慢慢老去，我宁愿将自己交给那些意气相投或快乐投缘的朋友，家门既没有很世俗的客人前来烦扰，口袋里还能有一些卖文章挣来的小钱。冬至这一天是黄道二百七十度，地球在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抬头仰望天空，金代诗人元好问“青云玉立三千丈”中那壮观的青云高高耸立着。在六甲这寒气中，以相同的心情去凝视，一定能看到带有几许暖意升腾的烟云。[[9]](#_9_13)

## 别馆牡丹园

**神户元町老酒家，**

**得名丰艳牡丹花。**

**当垆四季调风味，**

**操俎无忘负鼎夸。**

**别馆牡丹园主人王丙炽氏素与余友谊至笃。**

**惜哉前年以病卒于香港。菜馆由嗣子继之。**

**生意仍兴隆。**

**当垆，用于温酒等的地炉称为垆。身为司马相如夫人的文君曾开了酒家做过当垆（负责烫酒的人）的逸事，在《史记》中可以读到。**

操俎、负鼎，《史记·殷纪》中记载，名臣伊尹很想给商汤阐述仁德政道，然而始终没有机缘，因此就以厨师的身份借美味接近商汤，阐述了治国之道。

“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10]](#_10_13)

神户元町有家中华料理老店，取了牡丹这个很富贵、很艳丽的店名，一年四季在这里烹调着不同风味。烹饪之人最能贴近人心，我实在无法忘记前辈王老先生，就犹如无法忘记当年以美味至于王道、负鼎操俎人的那份自豪一样。

[[1]](#_1_115)苏东坡《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有句“袖手独不言，默稿已在腹”。——译者注（本书均为译者注，不再一一注明）

[[2]](#_2_63)取意于老鼠吱吱的叫声。

[[3]](#_3_38)“垣”在日语里有篱笆、围拢的栅栏等意。歌垣，在远古日本，是一种男女相聚在山里或街道、边唱歌边跳舞的游戏；也是一种求婚、性解放的仪式。

[[4]](#_4_20)《晋书·刘琨传》，有句“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5]](#_5_16)Paul Pelliot，法国汉学家。

[[6]](#_6_12)Marc Aurel Stein，英国人。

[[7]](#_7_12)凤兰，艺名。是日本著名现代歌舞剧“宝冢歌剧团”当年的明星，生于日本兵库县，华侨。

[[8]](#_8_12)大阪飞天剧场现已更名为大阪梅田艺术剧院。因不得擅自入内，译者无从知晓《飞天之歌》词作是否还得以保留。唯值得庆幸的是，该词的翻译曾发传真给陈舜臣看过，回复“尚可”。2009年见面时，原想再次征求意见和修订，没想到老人家竟给予了一个微笑和点头。

[[9]](#_9_12)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的《石岭关书所见闻》：“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六甲地区，位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登六甲山观神户夜景为日本夜景极品。作者原居住的地方属于六甲，故诸多作品中提及，足可见对其偏爱有加。周边有神户大学、松荫女子学院大学、六甲中学等。

[[10]](#_10_12)《史记·殷纪》中有：“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 二　乙丑篇

## 迎春

**情多才薄乏奇功，**

**结梦寄生不作丛。**

**怕看山闲新历日，**

**嗟叹吴下旧阿蒙。**

**徒翻杂籍三千卷，**

**宁舐春酸一点红。**

**褒贬等闲风雪度，**

**随缘六甲护花翁。**

**六甲山房庭有腊梅**

**过了新年，人总是希望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就好像要反思一下自己。**

的确，我的热情高涨得有些过头，然而我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华，也没能干好希望做的事情，常常会去梦想，依赖别人的事情也很多，没有取得什么伟业。新年之际，细细品味苏东坡的那句“老去怕看新历日”时，发现自己在六甲时竟然也不敢翻看那新的挂历。《三国志》中的吕蒙在很短的时间内以“非复吴下阿蒙”曾让旧识老友对其学识英博感到吃惊，而我自叹不如只因自己毫无进步。

我徒然看了如此之多的各类杂书，却没有经历过一次神奇。望着庭院中的腊梅我这样想。既然如此，将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吧，能跨越长期以来承受的那份艰辛，也算是缘分吧。我无心去违抗这一切，而甘心做一个守护人生之花的老者。

清代龚自珍（1792—1841）有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我喜欢的诗句。

## 画花郎

**缘由仆本画花郎，**

**润笔兼探甘露浆。**

**前世折枝私赏味，**

**谪迁神户作文狂。**

**近撰中国画人传**

**看倪云林的“鱼庄秋霁图”时不禁为之震撼，这样的画我是绝对画不出来的。而看恽南田的着色没骨花，越看越有趣，有一种这样的画我也想试试的感觉。在《艺术新潮》杂志连载《中国画人传》的近两年里，我被一幅幅名画吸引着，想了很多。石涛的画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看似能画却无法画出的感觉。无论是连载中，还是出书之后，我都曾忽然有过自己怎么没有成为画家的念头，这足以说明我痴迷的程度吧。该不是我的前世曾经是一名描绘美丽花朵的画师吧，因为哪怕是初次观赏的画，也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究竟是为什么？也许前世我不仅画花，甚至对开花之后果实的甘甜都没有放过吧，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想。大概曾经粗暴地折断树枝，还一个人躲起来悄悄品尝果实，这一定激怒了掌管美丽的神灵，所以在来世就收回了让我作画的乐趣，而让我在神户这个地方做了埋头写字的工作。没错，罚我做个“文狂”。

“润笔”的意思是作画，但也有挥毫答谢的意思。“缘由”就是由来，也就是最初的意思。

“文狂”指的是对文章很专注，对其他事物无暇顾及之人。狂，说的是志向极其高涨而毫不遮掩之人。《论语》子路篇中也有“狂者进取”，此句可理解为褒义。

## 贺婚

**难忘云外故园情，**

**十五寿官添一名。**

**家业鸡林司火术，**

**传封壶里卧龙声。**

**乙丑四月，十四代沈寿官公子一辉君成婚。**

**新妇名寿美子。苗代川沈家门内有卧龙梅。**

**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时候，曾从朝鲜带回一名制陶工匠沈寿官。现在的当家人已是第十四代传人了。祖祖辈辈都住在萨摩苗代川，尽管已经记不得祖国的语言了，但还是“难忘故乡情”，思慕着远方白云另一端的家乡。当家人的儿子一辉君马上就要成为第十五代沈寿官了，现在迎娶了新娘。新娘的名字里也有一个“寿”字，那么第十五代寿官将是“双寿”了。祖业在鸡林（朝鲜）是掌管烧制技术的，希望在继承祖业、烧制出极品的同时，也能够像沉默的卧龙那样把高雅之趣熔于陶器之中，因为这是我们所企盼的陶艺。**

我被邀请到鹿儿岛参加沈家婚礼的时候，恰逢画家范曾夫妇作为天津南开大学考察团的成员到日本访问。他委托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先生赠我一幅“童翁桑麻絮语图”，并在上面题诗一首：

**岁在乙丑，余扶桑成行，与松田基诸公夜饮，有诗志欣。**

**千秋胜景亦多磨，**

**梦里亲朋隔碧波。**

**忧乐希文天下事，**

**流霞一饮醉颜酡。**

**舜臣先生何以和我**

**据说范曾先生是宋代以“先忧后乐”而闻名的范仲淹（989—1052）的后裔。希文是范仲淹的字。范曾先生在冈山与松田基先生等喝酒，而喝酒的地方名叫“后乐园”，这与他先祖所言有关，因此想到这句“忧乐希文天下事”吧。意思是放下天下事先喝一杯。“酡”形容醉酒后的红脸，“流霞”指的是仙人喝的酒的名字。**

本来喝一杯是件挺好的事，但是范先生即兴做诗要我奉和一首。作为回赋，就有了下面这首诗。

## 和范曾先生韵

**胸中成竹墨旋磨，**

**砚海绝无名利波。**

**恰值扶桑春景浅，**

**劝君双蝶醉双酡。**

**人们常说，画家在提笔之前其实在胸中已经描绘了要画的东西。正如宋代苏东坡所言：“成竹于胸中。”范曾先生的这幅画也一定是在心中构图之后挥墨而就的吧。在你置身的砚海里，没有世间名利的波涛。恰逢日本早春之时，夫妇二人来到日本，以“三三九度”时的双蝶酒壶来品酒，只盼夫妇二人举杯同醉，双双脸上泛出微红。**

明治初期，作为外交官来到日本的黄遵宪（1848—1905）曾编写过一本《日本杂事诗》，在一首以“三三九度”为题的诗中有下面两句：

**君看壶头双蛱蝶，**

**夫夫妇妇不相离。**[[1]](#_1_118)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的“三三九度”一定是很新奇的。双蛱蝶大概指的是酒壶上的蝴蝶结，或者是礼品用的彩带吧。**[[2]](#_2_66)**范曾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去了巴黎，好像至今尚未返乡。**

这一年的三月，我荣获日本NHK电视台放送文化奖，这让我高兴不已。四月份，一年一度的神户小学校友会“一一会”（昭和十一年毕业）也同时为我获奖举行了庆祝会。学友们都到了花甲之年，餐桌上谈论的自然多是围绕健康的话题。其中因腰痛而苦恼的人不在少数。

## 级友

**人境结庐多少难，**

**年颓齿软越梅酸。**

**青衫红袖都腰痛，**

**犹按新诗春梦残。**

**人境结庐，陶渊明的“饮酒”第五首里有一句“结庐在人境”，说的是生活在世俗当中。**

齿软，韩偓（844—923）的诗中有句“手香江橘嫩，齿软越梅酸”。

青衫，指的是古代的学生服，也指青年人。

红袖，说的是年轻的女性。

身居世俗之中，希望能不再操劳。相互上了年纪，牙齿也参差不齐了，对梅子的酸也格外敏感了，曾经的年轻男女现在也都在诉说着腰痛或其他的不适。而我却盘算着新的劳作，尽管身心日趋衰退，但我仍要书写自己的梦，仍在不断地努力着。

**一九八五年是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在福州举行的研讨会。一八三九年为了解决鸦片问题，林则徐受命于当朝皇帝，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东，这一年他虚岁五十五。与英国之间发生的战事被世间称为“鸦片战争”，所以也可以说东亚近代史就始于这场战争。于是，研讨会的主题并不仅限于林则徐，也涉及中国的现代化。**

因我写过一部小说描写鸦片战争的缘故，所以被邀请参加了研讨会。福州是林则徐的出生地，也是他的陵墓所在。而我虽然多次来过福州，但是没有去过林则徐的墓地。因为墓地在军事禁区里面，就是说在军事要塞的里面。为了纪念林则徐，这次得到特殊许可后，我们前往林则徐墓地参观。虽说墓地在军事禁区里面，其实就在军事要塞入口处不远的地方。在担任总督期间，林则徐为其父亲修建了墓地，而他自己最后也葬在了这里。墓地很大，虽有很多这样的墓地被毁坏，但他的陵墓由于在军事禁区里面而幸免。

主办研讨会的是福建社会科学院，该院院长林子东女士是林则徐的直系第五代子孙。她是个身材矮小很和蔼的中年女子。

福州研讨会结束后，我因收集素材和采访去了厦门。去年曾和司马辽太郎先生一行去过厦门，但此次没有绕道德化而是径直到了厦门。

厦门原隶属于同安县，郑成功（1624—1662）将其改名为思明州。其意是思念明王朝。由于这里白鹭甚多，所以厦门的雅称叫作鹭江。

## 厦门

**一只思明鹭，**

**念归缝白云。**

**故乡秋未老，**

**莫复恨离群。**

**清晰可见一只闻名遐迩的厦门白鹭在高高的蓝天上，据说因这里的环境污染白鹭曾一度失去踪影，只有少数几只思恋故土的白鹭飞回，在白云之间盘旋，好似缝合被撕裂的白云一样。因厦门市环保措施的成功，故乡时值秋意盎然，成双结对的白鹭一定也在相互追逐着嬉戏，再也不会因离群而怨恨什么了。**

从厦门飞往上海，又从上海坐火车直奔宁波。很久以来我就想拜访舟山列岛的普陀山，但一直没有机会。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曾占领这里，但据说在商讨是否将这里变为殖民地时，意见分歧很大。比较香港和舟山的结果，选中了香港。传说，占领舟山后，英军或生病或死亡的为数不少，这让英军给这里打上了不祥之地的烙印；另外，也有一种反对意见说，从防卫角度来看，这里距离英军驻扎地印度太远了。

参加纪念林则徐研讨会是个绝好的机会，因此我决定前往舟山。从宁波坐船，四个半小时后抵达普陀山。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这个面积为十二万平方千米的岛屿全部是朝拜观音菩萨的道场。传说距南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很近的POTALAKA是观音居住的地方，汉字谐音译为“普陀洛迦”。就在舟山普陀山旁边有个更小的洛迦岛，这两个岛屿便组成了普陀洛迦。

普陀山始创于日本僧人慧萼。当年（日本）嵯峨皇上很想去中国的五台山捐赠进香，慧萼和尚作为使者先后四次被派遣入唐。圆仁（慈觉大师）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了慧萼的名字。唐朝大中十二年（858），慧萼和尚手捧从五台山恭请的观音像打算回国，然而所乘船只在普陀山海面搁浅无法行进。此事让慧萼和尚认定这是观音菩萨不愿意去日本，随后便在该地修建了一个小庙宇安顿下来。

船只搁浅的一种说法是遇到了“铁莲花”，也有遇到了海豚的传说。因此，这一带的海面也曾被称作“莲花洋”。

前汉末期，为了躲避王莽之乱，一个名叫梅福的仙人来到该岛，传说是来炼仙丹的。因而该岛曾取名为“梅岭”。自从慧萼来了之后便更名为普陀山了。

岛内有很多寺庙，无论哪一个都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其中最大的寺庙便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因皇帝赏赐“普济群灵”银两而得名的“普济寺”。除了普济寺，还有法雨寺、慧济寺、潮音洞、大乘庵、梵音洞等。在日本开创黄檗山万福寺的隐元禅师出家前曾在普陀山潮音洞担任过“茶头”（在佛前献茶或向大众献茶的工作）。受“水户藩”盛邀的儒者朱舜水（1600—1682）也是从普陀山东渡去的日本。

宋代王安石于庆历七年（1047）二十七岁时曾任知鄞县（宁波）县令，在此任职三年。王安石在任期间曾巡访过管辖内的舟山群岛，下面这首题为“游洛迦山”的五言律诗便是当时在洛迦山留下的。

**山势欲压海，**

**禅宫向此开。**

**鱼龙腥不到，**

**日月影先来。**

**树色秋擎出，**

**钟声浪答回。**

**何期乘吏役，**

**暂此拂尘埃。**

**这个岛屿因为有了寺庙，就连鱼类等海腥味道也不会飘到这里来，比起其他地方，日月之光总是最先照耀这里。秋天的树色是那样迷人，对应着庙宇的钟声，阵阵海浪附和着作答。**

实在没有想到，因公事前来，还能暂时享受这世俗的时间。看得出来，王安石为此行备感兴奋。

历史上，王安石时而被称作恶人，但我却喜欢他。因为他对佛教慈悲的认同是他思想的根本所在。在普陀山，我依王安石这首诗韵随赋一首。

## 游普陀山和王安石游洛迦山韵

**普济观音寺，**

**扶桑慧萼开。**

**莲洋摇月稳，**

**梅岭避殃来。**

**懦府偷安久，**

**骄船鼙鼓回。**

**黄粱何处熟，**

**脱帽掸轻埃。**

**这里的观音寺庙，由日本僧人慧萼所开创。据说，他乘坐的船因在这里遇到莲花洋而无法前行。那片海面至今仍摇动着朦胧的月影，显得十分恬静。很久以前，有个为躲避乱世的名叫梅福的仙人来到这个岛屿，从此这里就被称作梅岭。然而，尽管这里被认为是远离动荡的祥和岛屿，但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还是遭遇了英国军队的进攻。软弱寡断的清政府沉溺于长久以来的太平盛世而疏于防御，让你仿佛看到当年傲慢的异国军舰演奏着进行曲在这片海域炫耀。**

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岛被迫割让，这已然是一个半世纪之前的事了。现在，香港岛马上就要回归中国了，这一切恰如邯郸一梦，似乎鸦片战争中烧煮的黄粱仍在附近的炊烟之中。想到这里，不由得摘下帽子，轻轻弹去那厚厚的尘埃。

唐代传奇中有《枕中记》一书，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卢生的青年来到邯郸投宿，梦中尽享荣华富贵，醒来时发现这一切仅仅是烧煮黄粱的一段时间而已。

从普陀山经由宁波回到了上海，然后从上海飞回了北京。

从北京回日本的前一天，中午接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款待，晚上接受了作家出版社的款待，和以往一样都是盛情难却的美味大餐。

中日两国每年都有作家代表团的互访。这一年的四月，以张光年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我也有幸接待他们到我神户的家中做客。时值日本樱花盛开，也顺道去了神户护国神社赏花。

张光年先生是诗人，同时也是文艺评论家。听说此次来日本之前刚刚做了肠部手术，出院才两天，让我们对如此高龄的张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免十分担忧。

此次在北京见到了张光年先生，他身体很好，听说刚从湖北旅游归来。在北海公园的“仿膳”我们一起用餐，张先生带来了他此前去湖北旅行途中所创的八首绝句墨宝相赠予我。

这八首绝句中，有一首是拜访王昭君故里时的诗作。王昭君出生于湖北的巫山，嫁给匈奴单于的故事非常有名，也因此常常被看作悲剧的主人公。下面是张光年先生的七言绝句：

**铁骑压境汉宫惊，**

**虎将谋臣妙计生。**

**独有昭君闯绝域，**

**千古传奇唱到今。**

**这是一首咏史的诗，是一首没有将王昭君视为悲剧的诗，也可以说是在赞许王昭君的威严可敬。的确，迄今为止很多以王昭君为主题的诗是强调离开汉朝皇宫远嫁到大漠匈奴的悲剧色彩。但是，王安石在他《明妃曲》这首长诗中却有下面的句子：**

**汉恩自浅胡自深，**

**人生乐在相知心。**

**拥有后宫佳丽三千的汉代皇帝和王昭君甚至从未谋面，当属薄情吧。相比之下，王昭君和匈奴首领之间却有多个子女，可谓爱情深厚吧。人生最大的愉悦莫过于感受到那颗知己的心，纵然留在汉朝又何尝不是悲剧，而到了匈奴却得到了幸福。这是王安石的想法。**

这首诗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宋朝和契丹族的辽国关系紧张，“汉朝薄情胡人恩重”的说法被认为是极不像话、没有民族观念、亡国思想，因而备受指责。

而我喜欢王安石却正因为这一点。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均是平等的，问题仅是恩情的深浅。所以我认为在王安石的内心深处存有佛教的平等思想。

张先生的八首诗我无法一一和韵，只选了一首和韵随赋，也就是在王昭君故里所作的那首。

## 和张光年先生韵

**风寒朔北梦魂惊，**

**异域不妨情意生。**

**乐尽相知宁亿兆，**

**弭兵三世古犹今。**

**弭兵，说的是宁熄战事，王昭君出嫁到匈奴后，汉朝和匈奴之间持续了三代和平，从而使亿兆的百姓得以安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昭君牺牲了自我。对她而言，应该正如王安石所说尽享了“相知”的愉悦吧。即便是在异域他乡，彼此产生情意就不应该了吗？**

这天晚上的宴请在北京市内的某家餐馆，我见到了冯牧、丛维熙、唐达成、龙世辉以及高蔚女士。

丛维熙先生在这一年的四月作为代表团成员和张光年先生一起到过我家，因此我们算是“旧识”了。

丛维熙先生特意为我赋诗一首，如下：

**牛年再逢孺子牛，**

**文苑耕耘到白头。**

**碧血丹心化翰墨，**

**心香一气人间留。**

**因为四月在神户相见、十月又在北京相见，故而称作牛年两度相逢。**

背着孩童玩耍，在日本用“骑马”来形容，在中国则比喻为牛，即“孺子牛”的寓意。鲁迅题为“自嘲”的诗句有：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非常有名的诗句。意为，即便被上千个男人用手指着辱骂，自己仍会横起眉须、冷冷对峙；但是为了孩子们，却甘愿做牛与其玩耍。这正是鲁迅理想中的壮士形象。**

用孺子牛来比喻我，实在是对我的过奖。诗中下一句，说我在文章的田野里耕耘直至头发花白倒是很贴切。毕竟我比丛维熙先生年长九岁。

身怀精诚之人的血为碧色。周朝的苌弘因忠贞进言而被不容，自杀后三年其血化为绿宝石（祖母绿）。此典故可在《庄子》中一阅。中唐时期的李贺（791—817）也有一句：

**恨血千年土中碧**

**无论是碧血（精诚）还是丹心（真心）都是我的志向所在，但将此志向化作笔墨，写出留香高雅的作品传给后世却还远远不及。**

丛维熙先生是一位怀抱坚韧不屈精神、勇敢地行进在文学道路上的作家。其实，将碧血丹心化作翰墨（笔和墨）的非丛维熙先生莫数。此时，丛维熙先生大概正在执笔他的长篇三部曲的第一部《风泪眼》吧。他的《走向混沌》一书最近已在日本出版了。

张光年先生赠我去湖北旅行途中创作的作品，而丛维熙先生却是特意为我作了一首。

下面这首七言绝句是我和丛先生之韵所作。

## 和丛维熙先生韵

**徘徊践历似蜗牛，**

**顽石依然未点头。**

**碧血淡浓深几许，**

**丹心一片白云留。**

**慢吞吞的、迈着蜗牛般的步子。听晋朝的道生说法，连顽石都会点头，而我的笔力却远远无法相比。自以为带着一腔碧血在奋笔疾书，却仍留下了浓淡不一的斑迹，深浅程度究竟如何呢，自己岂敢妄言，只希望这一片丹心能留给高高的白云。**

晋朝的道生在苏州虎丘山说法的时候，连无心之石听了都点头称道，后来就有了“顽石点头”的成语。

外出旅游做诗是常有的事，但偶尔回想起曾经的旅途，也会触动做诗的意念。访问伊朗是一九八二年的事，现在仍会时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一次在阅读伊朗诗人哈费兹[[3]](#_3_41)的诗时，脑海里浮现出曾到过他在（伊朗）设拉子的陵园，随后作了一首诗。

## 哈费兹庙

**酒家深锁断箜篌，**

**歌舞恨无蛟蜃楼。**

**伪善商尘门大辟，**

**诗人庙苑足遨游。**

**伊朗设拉子（Shiraz）市有波斯名诗人**

**哈费兹（Hafiz）灵庙。闲人拥挤。**

**哈费兹（Hafiz，1326—1389），波斯诗人。歌德正是读了哈费兹的德文译本诗文后深受感动，从而写出了闻名遐迩的“西东诗集”**[[4]](#_4_23)

酒家深锁，一三五三年穆巴利兹占领了设拉子，并实行了严格的伊斯兰戒律，酒馆被关闭，歌舞被禁止。

箜篌，就是竖琴。

蛟蜃楼，蜃气楼。蛟（水神）和蜃（大的蛤蜊）形成的一种怪异景象。

伪善商尘，在穆巴利兹的强制禁欲时代，哈费兹写过一首大意为“即使酒家的大门被关闭，也请真主放心，因为虚伪和伪善的店门将被打开”的诗句。

诗人庙苑，哈费兹在生前曾就自己的坟墓写过如下一首诗：

**汇集着心灵穿越我墓地的朋友呀，这里，迟早是你们盛装旋舞的圣地。**

**遨游，自由自在地游玩。李白有“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的诗句。**

哈费兹的陵园得以细致的修整，到此的游客让这里热闹非凡。恰逢麦加朝圣的季节，朝圣的出发地设拉子汇集了很多人。说到朝圣，哈费兹曾经预言自己的墓地迟早会成为流浪者的朝圣场所。

这年秋天，我为了给《小说新潮》写有关孔融（153—208）的故事，反复阅读了《后汉书》中的《孔融传》。

孔子第二十代孙孔融是个刚烈、直言之士，且舌锋锐利，从未向权势阿谀奉承。正因如此，最终被曹操所杀。

结束中国之旅回到日本之后，我在笔记中曾写过一首诗：

## 刺舌

**乳臭难消白发添，**

**多年舐笔笔锋尖。**

**仍留舌内初心血，**

**一刺淋漓气也炎。**

**乙丑秋撰孔融故事有感**

**孔融五十六岁那年被杀，我现在不仅年长于他，文笔生活也长，但仍难免幼稚，只叹凭空增添了许多白发。舔着用了多年的笔，那笔尖无疑已磨得十分锐利，自己的舌头里是否还流淌着怀抱初衷时那份纯真的血？倘若用力刺下去，那初衷纯真的血一定会猛然涌淌吧，这或许能使我更加气宇轩昂。**

手边的笔记本中总会写下一些诗句，但不知为什么有的诗句却丢失了日期。下面这两首五言绝句应该是一九八五年至次年初写的。

## 逆旅

**逆旅同为客，**

**浮生离合多。**

**冰壶醪醴尽，**

**益似恋灯蛾。**

**逆旅，这里的“逆”同“迎”，迎接出游的人，即旅馆。**

浮生，短暂的人生。杜甫有“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的诗句。

醪醴，浓郁的甜酒。梅尧臣的诗中有“我壶无醪醴”的诗句。

古人在诗偈中说得好，世间犹如客栈。在同一个时代，降生在相同的世界，在漂泊不定的人生中，偶然相逢，却又不得不立即分离，多么无奈。也许人生中最辉煌的那一刻已成为过去，岂知正因如此，我更加像爱慕灯火的飞蛾一般，心被那光芒的灿烂所吸引。

## 托钵

**托钵穷途泪，**

**人闲泡影繁。**

**壶中般若水，**

**难洗五情痕。**

**穷途泪，有竹林七贤之称的晋人阮籍曾驾车任马前行，到了路的尽头，不禁放声大哭，其后默然返回。**

般若水，梁简文帝有句“流般若之水，洗意识之尘”。[[5]](#_5_19)

所谓般若，说的是悟道。般若汤是僧人之间的隐语，即酒的意思。

五情，佛语。指眼、耳、鼻、舌、身中存有的情欲。

人生何尝不是怀抱衣钵去乞求布施的旅途呢，时常会遇到束手无策而痛哭的事情。人世间虚幻的泡影为何如此之多？我胸中尚有几分悟性之水，但即便如此，五情的痕迹仍无法洗刷干净。

## 翡翠

**费竭锦囊千虑交，**

**婆裟结轨倦推敲。**

**海南书幌桄榔树，**

**斑白空窥翡翠巢。**

**翡翠珍禽。陈子昂曰巢南海，徐晶曰巢书幌。**

**梅尧臣诗有句，行识桄榔树、初窥翡翠巢，云。**

**锦囊，中唐李贺（791—817）说自己经常带着锦囊，有了佳句便写下来，然后放进锦囊。**

婆裟，衣服的袖子或下摆翻起来摆动着。

结轨，车辙相互交错。

书幌，书斋中的避阳窗帘，也称书帷。

桄榔，一种热带类似棕榈的植物。

斑白，头发花白，指一半白发。

用尽积蓄下来的佳句，接下来该做什么呢，实在让人困惑难耐。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茫然之中好似陷入迷途，推敲让我筋疲力尽。但是，听说有一种叫翡翠的珍禽拥有灵气，何不抓来帮帮我。然而它在哪里？人们的说法各式各样，有人说在海南，也有人说停落在书幌中，更有人说住在桄榔树上。已经到了头发半白之时，竟然仍在寻找那不知藏身何处巢穴的翡翠鸟，这是否太过空虚了？

每年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日，在（日本）大阪城的礼堂都会举行“第九交响曲”的万人合唱。这已成为必定举行的活动。要取得参演资格，须经过反复练习，并能使用原文背诵演唱才可以。但是作为例外，有十几名特邀嘉宾是允许看着乐谱演唱的，而我正是凭借这种照顾每年都要参加。三得利公司的佐治敬三先生和日本象棋选手谷川司先生也是这个活动的常客。一九九二年迎来了该活动的十周年庆典，也是我参加该活动的第九个年头。晚上躺在床上听磁带是我主要的练习方式，但多半都是听着听着便进入了梦乡。

## 欢喜歌

**人闲甲子在须臾，**

**残梦流萤不可摸。**

**搔首欲听欢喜歌，**

**中秋半学旧音符。**

**须臾，非常短的时间。**

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岁月真可谓转瞬即逝，感觉如同做了一个美梦，所有闪亮精彩的东西就像萤火虫一样飞着掠过我的人生，然而现实中用手抓到了什么呢？想到这些，我只有无奈地挠头。对我来说，岁月流逝的印记便是此时十二月要演唱的那首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我想好好地听，在十二月好好地唱，这样才可以真真实实地记住又过了一年。开始练习这首歌，已到了中秋明月之时，差不多学会了一半。

[[1]](#_1_117)《日本杂事诗》卷二中有：“三千大神监誓词，万亿菩萨作盟司，君看壶头双蛱蝶，夫夫妇妇不相离。”

[[2]](#_2_65)“三三九度”是日本传统结婚仪式中，新郎新娘饮酒立誓的一种仪式。

[[3]](#_3_40)也有翻译为“哈菲兹”的。

[[4]](#_4_22)也称之为“西东合集”。

[[5]](#_5_18)此句可查阅梁简文帝的《与广信侯书》。

# 三　丙寅、丁卯篇

为孙子左季作的七言律诗是在他进幼稚园的时候，一九八六年的年初。等他长大了，想读一读这首诗的时候，为了不让他费劲儿地去查阅，我特意标明了很详细的注释。现在，儿子一家住在镰仓，当时他们住在东京的神宫前面的一栋公寓。

## 示左季

**投刺新登著作庭，**

**仲弓裔冑重传经。**

**阿公抖擞驱金马，**

**稚子无忧逐乱萤。**

**五世续载探药客，**

**一朝同跨摩云翎。**

**蓬莱炼尽醍醐味，**

**热愿继承如写瓶。**

**投刺，带着名片去拜访。意为自己主动出访。**

著作庭，后汉的班固（32—92）在《西都赋》中有“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的句子。前汉长安的未央宫承明殿是朝廷的著述场所。另外，武帝在得到大苑的汗血马时为该马建立铜像的金马门是文学之士上班的场所。

仲弓，后汉著名人士陈寔（shí）的字。他曾做过太丘县县令，反对官吏专横霸道，尽管受害入狱仍不屈服。很多颍川的陈氏宗族把陈寔视为远祖敬仰。我的宗族也是如此。这个陈氏族系中，在唐代出现过三藏法师玄奘。

裔胄，很久远的子孙。

阿公，祖父的称谓。[[1]](#_1_120)

抖擞，颤巍巍地发抖，也作发奋之意。

无忧，杜甫诗中有“稚子无忧走风雨”的句子。

摩云翎，直上凌云的羽毛。翎，指鸟的羽毛，古代插在有功者的帽子上。王履的诗中有“金仙已跨摩云翎”的句子。[[2]](#_2_68)

蓬莱，《史记》中将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奉为三座神山。秦始皇为了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派方士徐福去东海寻找。和扶桑一样，蓬莱也是日本的雅称。

醍醐，佛典指出，醍醐是五味中被作为最高品级的一种乳制品，也是涅槃的意思。

写瓶，就像将一瓶水倒入另一个瓶子里一样，师傅向弟子毫无遗漏地传授全部秘诀的意思，这是佛教用语。长安青龙寺的惠果大师向日本的空海“传法阿阇梨位”时（805年），也被形容为“犹如写瓶”。

细想起来，自从我写小说、投稿以来，在日本作为一个文笔之人逐渐被认可了。我们作为仰慕远祖陈寔的后裔，就像唐朝三藏法师玄奘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从事传经交流一样，我也立志要做好中日两国和睦相处的工作。你的祖父为了在金马门聚集的文士中再出类拔萃一些，正在拼命努力着。现在你还小，不知道什么叫作忧虑，追逐着身边飞过的萤火虫，玩耍着。尽情地追逐那黑暗中萤火虫的光亮吧，今后要做个追逐光明的人。

你这一代是我陈家来日本的第五代。早在两千数百年前，从大秦国来这个岛屿的徐福受命于秦始皇，为了寻找仙药跨海到了这里。我们也和他一样，至今都在探寻渴求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的东西。希望有那样一天，和你一起跨乘可抵达云间的羽翼，自由自在地飞翔。即便我在这里取得了点滴成就，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我竭尽全力的结果。将这些成就一滴不漏地传授给你是我至诚的愿望，这愿望一直在我的胸中荡漾。

女儿一家原来住在芦屋[[3]](#_3_43)，最近搬到了京都。无奈和外孙女惠理也不能经常见面了。偶尔见到，竟有了“相逢”的感觉。

## 惠理

**相逢惠理喜抱携，**

**戴白缠绵想洛西。**

**六甲山房春渐老，**

**护花翁愿作春泥。**

**住在京都的外孙女惠理偶尔来看我时，我都会拥抱或牵住她的小手，高兴得不得了。虽然已经头发花白，上了年纪，但总是想见京都的外孙女，思念不断。这里六甲山房的春意渐渐消失，一心只想照看花蕾的老翁甘愿去做培育她的春泥。**

“护花”的意思在前面的“迎春”诗中有过解释。

一九八六年是寅年，这一年上苍又赐福给我两个孙女。儿子夫妇在五月、女儿夫妇在六月各生了一个女儿。

就这样我成了有四个孙儿的祖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禁提笔写了一首词，真是久违了。

“词”原是需要有乐曲相伴的，被称为“长短句”或“诗余”。最初好像是在宴会上即兴创作并附和着乐曲演唱的。乐曲的名字称为“词牌”，基本有八百种以上，如果加上变调曲目就更多了。但是，一般用于创作的词牌大概只有一百多种。

词，也有押韵的规矩，但词牌种类很多且多数发生在即兴而作的时候，因而我自认为比起作诗要来得自由一些。

据说，词是从唐朝开始的，或许是文人们醉酒后开始创作的吧。不过，将无法用诗详尽表达的情感横溢用“词”来承载的确是很恰当的方式。李白和白居易写过很多词，但杜甫却很少写词。

我也曾写过词，回想起来几乎都是在去敦煌或伊朗的途中，或者是酒后情绪高昂状态下的产物。和诗相比较，词，极富跳跃性，并带有自以为是的倾向。最近很少作词了，这也许是无意中自我约束造成的吧。

词的曲子几乎失传了，这很像从前那种非舞台演出的剧本的宿命，无曲伴唱的词作为韵文艺术被书写继承下来。在近代，前面提及的弘一法师写过《满江红》和《清平乐》等词作；毛泽东的《沁园春》则更是有名。

“满江红”等就是词牌，不用说曾有过这样的曲子，现在不外乎是重新填词罢了。因此，现在的词牌和词作内容并无直接关系。毛泽东的《沁园春》也是如此，主题写的是雪。

两个孙女的诞生让我喜出望外，借着酒劲儿我拿起毛笔，写了一首词牌为“忆江南”的词作。笔尖滴洒着墨汁，可见我酒醉得不轻。

## 双珠耀

**燕子逐风旋，**

**老大欣欢挥醉笔。**

**墨痕红点润青笺，**

**独占艳阳天。**

**将愿望写下来，供俸给神灵，道教称其为“青词”。据说是要用朱红写在青色的青藤纸上。**

爷爷乘兴提笔，都说心里的愿望要用朱红来写，那就用朱墨吧。这朱墨滴滴答答滴落在纸上，看着黑、红、青几种颜色凑在一起好不热闹，爷爷的兴致陡增，已然觉得唯有自己才可独享这华丽多彩的季节。

这一年的八月，我走访了土耳其的东部。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松原正毅教授的陪同下，我终于实现了夙愿。

现在的小亚细亚半岛属于土耳其领土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十一世纪之前，这里均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土耳其裔的塞尔柱王朝的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1063—1072年在位）率领军队于一〇七二年在马拉兹吉尔特[[4]](#_4_25)与拜占庭皇帝罗梅纳斯四世[[5]](#_5_21)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恶战。当时，由于拜占庭军队中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雇佣军发生反叛，从而招致了毁灭性溃败。就这样，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归属于塞尔柱王朝的统治之下。“马拉兹吉尔特”可谓划分天下的十分重要的会战遗址，但是，今天看来，这里不过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空地而已。想必那些来自吉尔吉斯大草原远征至此的土耳其将士见到此情此景，内心也一定十分沮丧吧。马拉兹吉尔特位于凡湖的西北，距离因诺亚方舟而闻名的亚拉腊山很近，也曾经是该区域各民族的朝圣之地。现在的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就将亚拉腊山的形状作为国旗的图案。

关于国旗图案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据说土耳其曾就亚美尼亚的国旗提出过不满意见：

——亚拉腊山属于土耳其领土。将他国的山脉作为己国的国旗设计实在不像话。

对此亚美尼亚方面说：

——从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亚拉腊山。

——仅仅是看到，但并不是自己的东西，难道不是吗？

面对土耳其方面的责难，亚美尼亚方面回击道：

——月亮和星星在土耳其也可以看到，但是这些是你们的吗？

原来，土耳其的国旗中配有月亮和星星的设计图案。

现在亚拉腊山周边一带已经成为众多信奉《古兰经》的穆斯林的区域。

## 马剌孜基遗迹

**大秦营覆去西州，**

**举戟东风突厥愁。**

**阿剌罗山多故事，**

**念经今日尽缠头。**

**中国史书中将罗马称为“大秦”。在日本，常常将拜占庭帝国称为东罗马帝国，然而那里的人们却只称自己是“罗马帝国”。因为在马拉兹吉尔特，那个罗马帝国败给了塞尔柱。塞尔柱王朝的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在这场胜利之后于次年死去。他的儿子玛立克沙王（1072—1092年在位）由宰相伊朗人尼扎姆·乌鲁·穆勒克辅佐构筑了他的黄金时代。我在“二战”期间学习波斯语的时候，曾沉迷于《鲁拜集》，该诗集作者、诗人莪默·伽亚谟（奥马尔·哈雅姆）就曾居住在由玛立克王建造的天文台。当年阿拉穆得山暗杀教团的长老霍山·沙伯也是同时代人。**

据《圣经》描述，由于诺亚方舟漂泊停靠在亚拉腊山，因此所有民族都是从这里开始繁衍的。另外，据说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被儿子杀害后，他的儿子也曾逃亡至此。总之，关于这座山的故事实在有很多很多。

“缠头”指的是裹着头巾的穆斯林。

亚拉腊山脚下亚鲁帕加河（也称作大麦河）的右岸是阿尼遗址。这里曾经是亚美尼亚王国的首都，四周有双重城墙环绕。一〇四四年拜占庭帝国曾吞并这里；一〇六四年塞尔柱的阿尔普·阿尔斯兰占领过这里；一二三九年蒙古西征大军曾攻陷这里；但是，现在这里的荒芜则是因为一三一八年的大地震。

## 阿尼遗迹

**关山风散毁垣花，**

**大麦河边旧路斜。**

**变幻城头新月旗，**

**千年换了几王家。**

**“关山”在中国的诗中多意味着国家边境的山。现在流淌在阿尼遗址旁边的亚鲁帕加河的中心线曾经是土耳其和苏联的国境线。当时看到对岸苏联士兵的身影还不免要紧张，现在那里已经是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了。**

该遗址相当有名的是大教堂。这座屋顶内镶十字矩形图案的早期基督教长方形教堂是亚美尼亚建筑的代表性杰作。可惜的是，阿尼作为一个城市的命运因大地震而终结，现在这里变成了边境守卫部队的驻地。在毁坏的城墙缝隙中，野花随风沙沙摇摆。

在边防部队总部的建筑物上，不用说当然飘扬着配有新月图案的土耳其国旗了。

亚美尼亚的巴格拉东王朝从哈里发[[6]](#_6_15)独立出来是八八六年，可见阿尼的建造已经是上千年以前的事了。在这期间，拜占庭、塞尔柱、蒙古、奥斯曼土耳其都曾是这里的君主。

这一年从十月到十一月，我去了中国旅游。主要目的是到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及浙江收集素材和进行采访。当时，伴野郎先生是朝日新闻上海支局的局长，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他帮我打理的。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老朋友杜长庚先生的斡旋下，有幸汇集了该院文史系的各位学者，召开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现代史座谈会，这让我受益匪浅，得到诸多启发。

从上海我又去了杭州、绍兴，回日本前顺道去了北京。

在绍兴我参观了为革命殉难的秋瑾女士（1875—1907）的故居。这里距鲁迅的故居不太远。清朝末年，因起义失败，秋瑾被处以死刑的故事很是悲凉，这在武田泰淳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她的纪念碑就建在杭州西湖的湖畔。

## 西冷桥吊秋瑾

**西冷桥边落叶频，**

**秋风秋雨惜斯人。**

**丹叶似染英雄血，**

**埋玉云低累劫尘。**

**传说在行刑前，秋瑾只字未吐，最后在纸上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仅此七个字（根据课本的不同，雨和风的排列顺序各有前后之说）。这大概就是她的遗言了。**

“埋玉”，把玉石埋在地下，就是掩埋美女的意思，也说“埋香”。

“劫”是梵语Kalpa的汉译，意思是很长的时间。秋瑾死后至少过去八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而那低垂的云朵好像一直都在凭吊她的死。

说到扫墓，我于次年（一九八七年）拜祭了黄帝陵。黄帝是中国人视为始祖的人物。常言说“三皇五帝”，但是三皇（伏羲、女娲、神农）的神话色彩过于浓郁，就连撰写历史的司马迁也选择了敬而远之，所以《史记》是从五帝开始的。五帝中排列第一位的就是黄帝，当然被神化的色彩也很浓，但仍不乏历史的痕迹。伏羲、女娲都是蛇身人首，神农则是人身牛首，我总是不太愿意把他们作为祖先来供奉。而到了黄帝，已经有了人类的样子。虽然无法考证是否真实存在过，但在远古，已经有讨伐蚩尤这类破坏秩序、不顺从的异己分子，并拥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的首领了，大概后人就将这些映衬到“黄帝”身上了吧。

中国人认为黄帝是象征性的始祖，有“我们黄帝子孙……”的说法。《史记》中记载，黄帝是少典的儿子，姓公孙，名轩辕，死后葬于桥山。人们认为陕西省黄陵县就是其所在地。

日本人在春分、秋分时节要去扫墓，中国人在清明（农历四月五日）、别名称作“扫墓节”的这一天前往祖先的陵墓进行祭拜。

桥山的黄帝陵，自古以来就在农历四月五日举行公祭，并宣读祭文。现存的最古老的祭文应该是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的祭文了。

“朕生后世，为民营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元王朝）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保佑之意），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将天下太平告慰先祖。

在清朝的时候，祭祖不是在清明这一天，而是在皇帝的诞辰或平定叛乱等国家大事之后，派遣敕使前往。清朝皇帝也要到黄帝陵举行子孙后代向始祖汇报的“祭告”仪式。北魏是鲜卑族的王朝，但据《魏书》记载，他们的远祖是黄帝的次子昌意的最小的儿子。《史记》的《匈奴传》中，匈奴是夏后氏的末裔，而夏后氏的国号为禹，其曾祖父正是昌意，而昌意就是黄帝的儿子。如此说来，黄帝便是大家的先祖了。

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几乎位于西安市和延安市的中间。从西安驱车向北行进大约五个小时，途中经过铜川市就到了黄陵县。

桥山黄帝陵的陵墓很小，传说因黄帝乘龙升天，人们只是将其衣冠埋葬于此。

战争结束后，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恢复了黄帝陵的公祭，但一九六二年之后的十九年间中断了。一九八〇年再次恢复了公祭。

公祭活动从去年（一九八六年）开始邀请海外的中国人以陪祭人的身份参加，我也收到了邀请，然而由于时间上无法安排未能成行，只好推迟了一年。

公祭大典在胡笳十六拍乐曲的演奏下开始，献花之后三鞠躬，然后宣读了祭文。

“……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一国两制，五洲共钦。祖国一统，华胄（中华子孙）同心。昆仑毓秀，黄河澄清。……”

可喜可贺之词尽表于祭文之中。

祭文宣读之后，响起了阵阵爆竹声，主祭人和我等陪祭人绕黄帝陵一周，随后公祭结束。

## 桥山黄帝陵

**劲柏参天瑞气凝，**

**远来同赏最高层。**

**桥山崛起胸襟阔，**

**肃拜中华第一陵。**

**这一年去中国旅游的目的并非只是祭拜黄帝陵，还要收集素材并进行采访。因为自十一月起朝日新闻以“茶事遍路”的标题，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刊载我有关“茶”的随笔。**[[7]](#_7_15)

关于茶的原产地，除长江以及湄公河上游，即四川、云南之说以外，也有从中国东部到南部之说，更有源自这两个地方的二元学说。也曾经有过阿萨姆（印度东北部的州）为原产地的说法，但据说在学术上已经被否定了。

位于云南省南部、老挝和缅甸国境交界处附近的“西双版纳”居住着很多傣族人，这里也因出产茶叶而闻名。结束黄帝陵祭拜的次日，我们坐飞机从西安到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刻意停留了三天，为的是追忆一下古远的三国。四月九日，从成都飞往昆明，在昆明停留了两天，四月十一日乘坐一架螺旋桨飞机到了思茅，又马上乘汽车颠簸了四个小时，终于到达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州府景洪县。

在景洪宾馆住了两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采访之中。与景洪县西邻的是勐海县，久闻那里的“茶树王”就在该县的南糯山中。树龄已有八百多年，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勐海县的别名叫“茶城”，是茶叶之乡。另有一个“雾城”的别名，据说因为这里一年当中有一百四十天到一百八十天都是雨天。

傣族是使用泰语系语言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是佛教徒，但这里隶属小乘佛教，所以佛教寺庙的氛围很像缅甸和老挝。这个地方最大的佛教寺庙叫作“八宝亭寺”。

流入越南南部的湄公河，其上游来自中国，被称为澜沧江，景洪县就在江边。

每到傣族年历的正月，都要举行相互泼水的“泼水节”活动。传说中，很久以前火魔王掠走了七个姑娘，于是姑娘们用自己的长发勒死了恶魔，之后相互泼水洗掉溅在身上的血迹，这就是今天的泼水节。泼水节从四月十四日开始，而我们却要在四月十三日这天离开西双版纳。当地人不由得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示极不理解，“你们到底是为什么来的呀？”老实说，我们真的是为了采访而来，并非为了参加泼水节。但来之前也的的确确不知道傣族的正月是什么时候，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会加上参加泼水节的行程。

以“西双版纳”为标题我写了下面这首五言律诗。

## 西双版纳

**云蒸昏按乐，**

**天破渥无量。**

**泼水千愁散，**

**洗尘八寳光。**

**点茶游勐海，**

**摇棹度澜沧。**

**占梦多年梦，**

**西双版纳乡。**

**按乐、无量，都是山脉的名字，是从飞机上俯视群山之意。按乐也称为“哀牢山”。**

八宝，说的是八宝亭寺。

占梦，《庄子·齐物论》中有“梦之中又占其梦焉”的句子。

云南西双版纳这片土地，是我梦中追寻已久的我的仙境。毫不夸张地说，就在相遇的那一刻，“这不是做梦吧”，至今我仍会经常这样问自己。

**这一年的五月，我接到了须磨寺正觉院三浦真严和尚的请求，要我为须磨寺的出版物写一篇随笔。**

在神户海岸大道与荣町附近，整齐排列着很多海鲜产品的代理批发店。那里有个“同业联谊会”，被称为“海荣会”。每年的四月三日（从前是神武天皇节的休息日）在须磨寺的广场都会举行一个运动会。记得小时候，我总盼着这一天，于是我就写了这件事。可是写完之后发现，和约定的篇幅还差几行，于是就以“须磨寺有感”写了两首七言绝句。

## 须磨寺有感

#### 其一

**龙华桥畔吊平郎，**

**青叶笛声余韵长。**

**底事海风吹到晓，**

**吹残兰麝断人肠。**

#### 其二

**源家铁骑卷尘征，**

**警报频传青叶营。**

**记否兴亡棋一局，**

**笛声清雅白沙平。**

**须磨寺是平氏敦盛的菩提寺。美少年敦盛在“一之谷”战役中被熊谷直实打败，其死很是悲壮，因此直到今天，那里每年仍会举行“敦盛忌”的活动。**[[8]](#_8_15)

而我则是将安魂的词句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觉院前面的龙华桥并不像桥的名字那样宏大，是座很小的桥。在桥的附近矗立着两个文学碑石。一个是以《须磨寺附近》一书步入文坛的山本周五郎的文学碑，一个是良宽的。两个石碑都是雕刻家速水史郎的作品。良宽的碑上有几个球形的石雕做搭配，据说这是表现玩耍五彩绣球。山本周五郎是笔名，也曾雅号为曲轩。良宽的俗姓叫山本，字曲。因此总会给人有什么地方很相通的感觉。

诗寄出大约五年之后，三浦真严和尚突然决定要把我的两首诗作刻成石碑，由速水史郎先生挑选石料，并已按部就班地开始准备了。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多少让我有些难为情，但看来我和真言寺庙的确有缘，那么结缘之事岂能违抗。

这一年是亡友梶山季之的第十三个忌日。梶山君是位和蔼可亲的男子汉，曾多次到我神户的家中做客。不知为什么，我们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

想起梶山君客死澳门一事，我总有一种内心被刺痛至极的感觉。这是因为当年我的小妹夫妇就住在澳门，且妹夫就在镜湖医院做大夫，他曾留学大阪大学，当然也会说日语。如果我和梶山君闲聊的时候提及过这些，那么在他病痛难熬之际或许能想起，也许就能得到紧急的治疗；如果他告诉我那次要去澳门的事情，说不定我会提及小妹夫妇；如果……实在是太遗憾了。

十二年前，在芝增上寺[[9]](#_9_15)为梶山君举行葬礼那天，正好是我和津村节子、长部日出雄三人结束在关东地区各地讲演旅行的日子。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作家野村尚吾先生也去世了，葬礼在同一天举行。因此，津村赶往野村先生的葬礼，长部和我则赶往芝增上寺。时至今日，当年主持葬礼的今东光和尚、友人代表柴田錬三郎也已辞世。

## 梶山季之十三回忌

**嗟君掷笔十三年，**

**积乱云飞折铁鞭。**

**千律千篇供世眼，**

**一声豪笑响冥泉。**

**记得当年梶山君正意气风发地为一生中的巨著做着准备，而且那部长篇小说已决定用《积乱云》作为书名了。**

在此之前，他的小说很擅长运用一些新颖的素材博得读者的喜爱。有句话叫作“千篇一律”，而他在每一部小说中都会想方设法融会一些新的东西，从而避免墨守成规的套路。所以说他千篇千律绝不为过。再也无法听到他豪爽的笑声，这的确很遗憾，但在另一个世界，他肯定仍在尽情地大笑。

**中国的史学家有两个工作，一是整理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记录，并传给下一代；同时根据上一代编辑的资料对正史进行编修。一个朝代的正史由下一个朝代汇总编修应该尽可能多放置一些时间为妥。因为还会有新的资料出来，以及尚不清晰的朝代更迭的来龙去脉等，更是为了回避某些活着的过来人掺杂进种种借口、辩解。从元朝更迭到明朝之后，急匆匆地编写了《元史》，但多于杜撰，所以在五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不得不进行了《新元史》的编修。**

唐朝灭亡三十八年之后，五代后晋的刘昫等编写了《唐书》，然而后来因大量相关唐朝资料接踵而至，到了宋朝，欧阳修等又进行了编修。前者被称为《旧唐书》，后者被称为《新唐书》。从唐朝灭亡算起，《新唐书》的完成已经是历经一百五十三年之后嘉佑五年（1060）的事了。

清朝灭亡是一九一一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但清朝正史的编纂尚未完成。目前仍在编修之中，其工作在北京通称为“清史馆”的地方进行。

清朝末代皇帝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作为该工作的一员不用说是最适合的。溥杰先生是从日本嵯峨家族迎娶的夫人，可以说是一位和日本很有缘的人。现在他女儿就住在日本，孙子已经长大，溥杰先生也经常来日本。

这一年的秋天，我有幸得到一幅溥杰先生的墨宝。溥杰先生作为书法家是一流的、格调高雅的，其优雅的笔法堪称独特。最近，在北京到处可见他的墨宝。只需看上一眼就能因字体的独特知道是溥杰先生的。

我得到的墨宝是溥杰先生几年前在静冈看见富士山之后的诗作，而且是他的亲笔，其全文如下：

**春云叆叇泊群峰，**

**晨起推窓喟颠悭。**

**倏卷艮天风一扫，**

**巍峨富岳现眞容。**

**曩咏游静冈，喜见富士。**

**诗　丁卯季秋中浣，书贻陈舜臣先生正旃　溥杰**

**早上起来推开窗户，春天的云朵挂在群峰之上，无法看见富士山顶。“悭”在这里是惋惜的意思。“艮”是（丑寅）东北方向，用时间来说就是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个时段。另外，这是易经八卦中的艮下艮上的卦象，阳遮挡住上方，阴则汇集下方，动弹不得的样子。我理解，诗的大意包括了上述含意，清晨令人无奈的天气忽然被风一气吹散，富士山得以显露真面目了。**

不过，作为该诗的读者，我们应该根据溥杰先生的阅历去解读才对。

晨起可以理解为人生的初期、前半生吧。作为被政治左右的皇族，其命运坎坷残酷。但是风助我也，观赏富士山的夙愿得以实现。依此寓意去解读应该不会错吧。

季秋，就是秋天结束的时节（晚秋），“浣”指的是清洗，唐代规定有十日一次“休浴”（休息沐浴日），替代旬而使用。中浣自然是指中旬了。

我能感觉到，一种面对笼罩在富士山山顶的云雾发出的哀痛思绪被藏匿在这首温和的诗中。如果是很了解韵律的人，应该能注意到这首诗的重点是“悭”。如果你非要追问个究竟，我是无法作答的。总之，可以看作这是要求你按照该诗的韵律给予回复的意思吧。因此就有了我下面这首诗。

**炎精照映最高峰，**

**忽现忽消山路悭。**

**近晚红霞天地染，**

**昆仑葱岭作华容。**

**炎精，指的是太阳。**

葱岭，说的是帕米尔。

动乱的年代总算过去了，年过八旬的溥杰老先生仍在做着编修清史这一最适合他的工作。每年也可以如愿到日本走访了。那忽然显现却又消逝的险峻山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了吗？

崎岖险峻的道路总是从最高峰垂落而下。在垂落站定之后你才会发现，身处尽染微红的天地之中，可以仰视祖国群山那巍峨的身躯。仔细想来，站在最高峰的时候，也正是太阳最严酷暴晒之时。

[[1]](#_1_119)闽南话。

[[2]](#_2_67)王履《上方峰》诗中有“西悬空通隔世路，金仙已跨摩云翎”的句子。

[[3]](#_3_42)神户和大阪之间。

[[4]](#_4_24)也有称为曼齐刻尔特、曼兹科特、曼奇克托等的。

[[5]](#_5_20)也称为罗曼努斯四世。

[[6]](#_6_14)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称呼。

[[7]](#_7_14)《茶事遍路》一书已在中国出版。

[[8]](#_8_14)一之谷为地名，在神户市须磨区。1184年2月，源氏在一之谷偷袭平氏家族，使其败走海上。日本史称“一之谷战役”（一ノ谷の戦い），平氏敦盛死于源氏武将熊谷直实之手。熊谷直实后来出家，法号莲生，某夜闻笛声，遇敦盛显灵。敦盛的悲剧性一生为后世诸多传说、文学艺术的素材所用。

[[9]](#_9_14)该寺位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

# 四　戊辰篇

一九八八年在奈良举行了丝绸之路博览会，我也作为委员之一经常去奈良。在那里和敦煌的段文杰先生久别重逢，并一同出席了研讨会。

和往年一样，以继承发扬京都、大阪地区文化艺术为目的的“花的舞台”在这一年特意从中国请来了杂技团，表演节目也确定为以和唐代的遣唐使有关的牡丹为主题，可谓规模空前。

舞台剧由司马辽太郎先生和我进行大致的构思，松山善三先生编写剧本，朝仓摄先生负责舞台美术，演出由林与一先生、夏木玛丽这一豪华阵容组成。打着开会讨论剧情的旗号，我们在一家名叫“大和家”的饭馆一起畅饮。在那里我见到了久违的高峰秀子女士，还邀请了来自上海的作家杜宣先生。

演出的剧名叫做《长安之春》，杜宣先生为此作赋“喜见长安之春”五绝一首，我随后也奉还了一首。由于是即兴而作，只留下了当时的便笺。诗的大体如下：

## 酬杜宣先生

**不厌扶桑远，**

**长安梦幻春。**

**牡丹红白紫，**

**恼杀千年人。**

**在横滨经营新光贸易（公司）的曾德深先生搬入了新建大楼。正好我在东京出差，忙里偷闲去了一趟横滨的中华街，作为祝贺写了下面这首诗：**

## 祝新光贸易乔迁

**雷芽香叶满堂芳，**

**洗尽当今雅友肠。**

**一线新光兼五彩，**

**横滨唐街若吾乡。**

**乔迁，《诗经》中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句子，莺从山谷搬到了高高的树上，从此作为对搬家、新居、荣升等的恭贺用语。**

雷芽，就是茶叶。

新光贸易公司主要从事中国方面的贸易，尤以茶叶为主。虽然刚刚搬入新的大楼，但里面已经飘满茶香了。公司的名字仍叫作“新光”，那“光”已成为五彩的华丽之光。横滨的中华街也早已成为我们的故乡了。

**这一年的九月我去了中国四川的峨眉山。人们说，登上山顶可以看见佛光，这大概是光线折射的缘故吧。然而就在我们登上山顶之前，下起了细雨，结果什么也没看到。峨眉连绵，山连着山，几乎和云朵比肩。尽管我没能用肉眼拜见佛光，但在我紧紧双手合十之时，却可用心中的慧眼迎来那温暖慈祥的佛光。**

## 登峨嵋不见佛光

**细雨斜飞衔日轮，**

**峨嵋断影与云邻。**

**携俦踏磴攀金顶，**

**心眼佛光温可亲。**

**磴，是石头台阶，石头铺成的坡道。**

金顶，峨眉山的山顶称作“金顶”。

登上峨眉山的那天恰逢秋分。峨眉山现有报国寺、万年寺、伏虎寺等寺院，称之为佛教之山一点儿不为过。但是，在唐朝之前，这里却以道观（道教的庙）为多。现在也能看到西藏的僧侣以及难得一见的道士身影。

陪同我们的李兆生先生是一位气功大师，字真阳，号龙虎堂主人。他以气功书法闻名，身怀一气书写的绝技。其实与其说是运用手腕的技巧，不如说这是内心精力高度集中的技巧更为恰当。

## 峨眉偶成

**正是秋分气最圆，**

**峨眉山雨浴神仙。**

**南无圣普贤菩萨，**

**耀我齐州九点烟。**

**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山西的五台山为文殊菩萨的道场，舟山的普陀山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安徽的九华山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峨眉山则是坐骑为大象的普贤菩萨的道场。**

中唐时期的诗人李贺在《梦天》诗中有“遥望齐州九点烟”的句子。

这是一种在梦中飞上天空俯视人间世界的表达。意思是说，在遥远的天际俯瞰齐州（所有的州县，即天下之意），也不过是九个小小的烟霭。

李兆生先生以“酬陈舜臣先生”为题，回赠我下面这首诗：

**昨夜秋光月未圆，**

**峨眉金顶聚群仙。**

**同登大道呈众品，**

**注入摩尼九点烟。**

**龙虎堂主人　李真阳**

**众品，世间种种事物。**

摩尼，指的是珠玉，十分清静之物。

下峨眉山之后，讲谈社告诉我《陈舜臣全集》二十七卷已全部出版。同时连载在各卷月刊的《中国诗人传》也随之结束，十二月底将汇集成单本出版。和连载时一样，单本仍以李庚先生那极具魄力的诗人画像来装点。由于全集只有二十七卷，因此《中国诗人传》只提及了屈原等二十七位诗人。为了纪念该书的出版，我写了下面这首诗：

## 题中国诗人传

**人闲有韵对谁弹，**

**天地无情入骨酸。**

**二十七豪诗万朶，**

**文章不朽顺缘刊。**

**文章不朽，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述。**

粗略浏览了这些伟大诗人的足迹，他们究竟在对谁倾诉，我不得而知。天地终为无情之物，最终他们还是折返回到了自我，那一定是深深入骨的痛。他们创作了数不尽的诗篇，正如曹丕所言，文章乃不朽之盛事。既然我们机缘相投，自然不该放弃这个机会，那就出版吧。

生活在三国混战年代的曹丕一定亲身知晓那个年代的虚幻无常。因为，在军费不足之时，连曹丕也干过挖掘古墓、掠夺财宝的事情。

反曹檄文这样描述过：“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

可见，极尽荣华富贵，死后也只是朽骨残留。与此相比，被人们喜爱并传颂的文章，的的确确无论到何时都是不朽之物。

从峨眉山回到北京是九月底，得知昭和天皇的病情已经加重。那段时间里人们似乎是屏住呼吸在极度关注之中度过每一天的。

常和诗人们打交道，会让人也变得伤感。这一年的年末，我写了一首“无题”的五律，如果一定要附上个诗名，或许应该叫“梦”吧。

## 无题

**洗钵清潭水，**

**心猿渴欲狂。**

**流萤千点累，**

**闪电一条长。**

**积闷望青鸟，**

**排忧对绿觞。**

**罗浮香满岳，**

**赵使独悲伤。**

**洗钵，清洗手捧的衣钵，意思是离开。**

心猿，心中烦乱难以抑制。

青鸟，西王母的使者，带来好消息的意思。

绿觞，白居易有“遥想清吟对绿觞”的句子。意为绿色的酒杯。[[1]](#_1_122)

这段时间，正好我的《天外之花》在产经新闻报连载（单行本出版时改书名为《战国海商传》）。次年的上半年连载即将结束，下半年又要写新的报刊小说了，所以说此时正是我酝酿新构思的时候。

创作长篇现代题材的东西真是久违了，打算围绕现代史描写一个梦想与浪漫的故事，不知为什么脑海里闪现出一个类似电视剧的词汇，因此给书起名为《梦醒在末路》。[[2]](#_2_70)

塑造故事中的人物虽是一件绞尽脑汁为难自己的事，但其实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劳作。当人们很想放弃转身离去的时候，却常常因无法掌控的心烦意乱而苦恼。翻开记忆问自己，有过犹如聚集的萤火虫舞动流淌的火焰那般辉煌吗？总有一些记忆虽如天降电闪一般在意想不到的瞬间逝去，但之后那场景却永远无法忘怀。

当心中积聚烦闷，总要期盼有个好机遇来解消，手举酒杯为的是驱赶忧愁。

广东罗浮山是有名的梅花观赏地，满山梅花飘香。在隋朝（581—619）时期，名叫赵师雄的人被派到此地，偶遇梅花仙女，并一起欢饮。酒醒后发觉竟睡在一棵很大的梅树下，不禁惆怅不已。

无论谁，都拥有自己的梦，但无论是谁，都将从梦中醒来。

[[1]](#_1_121)白居易的《早春同刘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

[[2]](#_2_69)日文书名《夢ざめの坂》。

# 五　己巳篇

己巳（1989）是个多事之年。

年初，一月七日昭和天皇驾崩，日本改年号为“平成”。

去年我的个人全集出版了，也有人说应该庆贺一下以示纪念，但因昭和天皇驾崩只好自律了。这一年的二月，我荣获“读卖新闻奖”，获此奖项皆因朝日新闻社出版的《茶事遍路》。但即便如此，我也只参加了在东京皇家酒店举行的颁奖仪式和随后的二次酒会。颁奖仪式的次日恰逢我的生日，也只和亲属等自家人在一起小范围庆贺了一下。

三月去了美国旅游，四月参加了在佐贺举行的“徐福专题研讨会”。

在日本除了熊野以外，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在另外十一个地方都有。佐贺也是其中之一。

传说徐福是到了日本的有明海[[1]](#_1_124)，在佐贺县诸富町的浮杯一带登陆，之后前往金立神社。至今，金立神社仍供奉着徐福。在浮杯一带有一种叫“扁芦”的植物，其叶单面、色浅，为簇生植物。

有诸多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如日本的梅原猛、金关恕、内藤芳笃、樋口隆康、福永光司、茂在寅男、森醇一郎等。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安志敏和汪向荣两位特邀嘉宾。

按照会议程序，最初的内容是吉野故里遗迹。但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研讨会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自然是议题涉及吉野故里遗址的考古挖掘（其实，挖掘作业早就开始了，只是对外公布的时间较晚），因而还造成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急匆匆召开徐福研讨会的起因。然而并非如此，佐贺电视台的内藤先生等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有明海与中国大陆的交流问题，并早早就着手准备徐福专题研讨会了。而恰巧此时公布了有关弥生年代环濠部落群的考古挖掘消息。可见，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不过，也正因参加此次研讨会，我才得以有机会参观近在咫尺的吉野故里。

## 徐福研讨会

**徐福魂消佐贺洲，**

**平原广泽筑江流。**

**扁芦满岸浮杯港，**

**几许乡怀几日收。**

**《史记》中记载，徐福东渡日本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曾经既是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的廖世功先生有个另类说法，认为平原、广泽指的是美国。其实，无论“平”还是“广”，说的都是比较的问题，因此不能说一定不是佐贺平原，筑后川也有很丰富的流域。[[2]](#_2_72)

根据《史记》记载，徐福东渡被推论发生在公元前二二〇年。如果真是这样，在当时应该算是一次大航海了。当徐福到达佐贺三角洲时，一定非常惊讶吧。或许也会思念家乡，或许思乡之情数日之后方可了却。

在日本，徐福属于传说中的人物。不仅在日本，在中国同样也有类似的看法，不少人认为以往的徐福故事不过是众多地方捏造虚构的宣传而已。例如，此次参会的汪向荣先生就曾持此观点。我认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徐福东渡的七十余年之后，那么现在将其定性为神话未免有些过早。因此，在演讲中我这样阐明我的观点：“……关于徐福，确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可信或疑点，但是，这些疑点都是针对有关他故事的疑点，而对他这个人物的存在却是没有任何疑点可言的。”

此后，汪向荣先生告诉我，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认为徐福是虚构的，但后来他主张确有其人。闻听此言，倒让我深感欣慰。不过，汪向荣先生仍主张目前尚无徐福到过日本的确证。而在我看来，当然也没有确实没来日本的佐证。

**住在镰仓的孙子左季送来一幅画，是一幅芍药花的写生，对于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来说已经画得很好了，爷爷奶奶自然乐在其中。**

在白居易的诗中，曾描写过年幼时就能把竹子画得出神入化的萧郎。[[3]](#_3_45)因此，后来就把年幼便能绘得一手好画的高手用“萧郎之笔”一词来形容。爷爷我禁不住脱口连声赞道：“这简直就是萧郎之笔。”不由得即刻拿起笔来在这幅画上题诗一首。

## 左季描芍药花

**莫笑山房两老夸，**

**欢欣赏画试新茶。**

**童心轻把萧郎笔，**

**左季描成芍药花。**

**作家高桥治先生在石川县的两白山区白峰村创办了一所“僻村学校”。为的是提高偏远地区年轻人的文化水平，也希望多少能起到振兴当地的作用。对其想法我是赞许的。其实，高桥先生并非石川县人，只是年轻时期就读于金泽的第四高中，也许正是这种缘分，他对白山一带的事情有着旁人难以比拟的关切之心。**

某日，他邀我去那里做个讲演。从神户去白峰村是五月十六日星期二。那天正好我在松荫女子学院大学授课，因课时安排在上午，我便于课后直接前往大阪，然后换乘北陆线抵达白峰村。我在僻村学校的讲演被安排在晚间，自然要在这里投宿一夜了。僻村学校似乎也兼作高桥先生的工作场所。虽说是穷乡僻壤，但这里现代文明之利器应有尽有，绝无任何不便之处。

次日清晨，从僻村学校的校园眺望白山，那无疑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绽放的梧桐花，盛开的杜鹃花，好一幅争奇斗艳的景色。

## 题白峰僻村学校

**晓云收尽扫心胸，**

**点缀奇崖见白峰。**

**风过僻村精舍树，**

**桐花踯躅一时浓。**

**六月三日，因“泉屋俱乐部”有活动，我去了橿源。泉屋俱乐部的来由，主要是京都大学的樋口隆康先生辞掉官职后担任了京都泉屋博古馆**[[4]](#_4_27)**的馆长，那时我们都说，一边听樋口先生的解说一边鉴赏展品岂非绝妙之事，于是几个朋友相约要经常聚一聚。要聚会，当然就要有通知等联系手段，而“通知”总要有个借口，于是就有了“泉屋俱乐部”。**

时下繁忙的人太多，要想凑齐所有人实在是太难，于是众人约定能来多少算多少，一年仅此一次。起初，打算把聚会的日子固定在每年的五月二十八日，这样便于各自安排日程。但五月二十八日却是以前的海军纪念日，无奈我们约定聚会就放在这个日子前后的某一天。

今年的聚会安排在樋口先生兼任所长的橿源考古学研究所。对我而言，此次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认真观赏收藏在那里的藤之木古墓出土的文物了。前来聚会的除了樋口先生，还有小松左京、松原正毅、石毛直道和我等几位，在橿源观光饭店共进晚餐时，老前辈江上波夫匆匆赶到让我们惊喜不已。司马辽太郎先生却因动身之前有了其他事情只好缺席。

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在大阪的广场饭店开始了二次酒会，彼此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聊了起来。泉屋俱乐部的成员在京都通常也是如此，时常心照不宣地有意拖到很晚，这当然要归结于我们一群人都是偏爱熬夜的夜猫子吧。自然家住神户的我也变成“宿酒晨归”之人了。

与知心朋友畅叙的余味一直延续到次日，这让我备感欣喜和幸福，心潮澎湃。但将这种感觉一举淹没的事情还是有的。

……

都说诗是激情的产物，对于此时的心情，我却无论如何都难以用诗来表达。在我看来，过于激情却是无法作诗的。

两天之后，我去了东京参加朝日新闻社主办的“昭和百笔”评选会。该活动是评选出昭和时代一百位书法大家，并收集他们的名作，准备开一个展览会。昭和时代过去了，这类活动的策划也将越来越多吧。这次要评选出书法名家七十位、文学家和画家等非书法界名家三十位。青山杉雨、村山三岛、小田切进和我被指定为评选委员。这本应是一件很愉快的工作，但此时我的心情却郁闷难耐。听朝日新闻社的人说，以水上勉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尚在国外未归，这让我的心情不由得更加沉重。

后来听说作家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平安回国了，但就在到达成田机场的时候，水上先生突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于是我拜托朝日新闻社将水上勉先生的近况随时通报给我。

七月中旬，我出游北欧。这并非是刻意要安抚一下受伤的心灵，而是很早就计划好的旅程。从成田机场乘坐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赫尔辛基，在名叫赫波尼埃米（Heponiemi）的湖边旅店住下。所谓旅店，在这里被称作“夏日小屋”，说得通俗一些就相当于租赁别墅。

在这里可以悠然休息，任凭小船漂在湖面上。

这里是芬兰，“夏日小屋”里自然少不了桑拿浴。这一天蒸完桑拿，望着久久不愿垂暮的天空提笔写了下面这首诗。

## 游北欧有怀

**芬兰夏舍临澄湾，**

**枕肘邯郸梦故关。**

**蜀鸟一声啼滴血，**

**湘君万斛涕成斑。**

**江南石烁鸣蝉乱，**

**欧北水凉游鸭还。**

**赤县何时灵气动，**

**甘棠郁郁满唐山。**

**邯郸梦，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蜀鸟，就是杜鹃鸟。因吐着血红的舌头鸣叫，看似吐血一般。

湘君，传说中舜的妃子。舜死后，其妃为其殉死。妃子的眼泪让周围的竹子变得斑斑点点。斑竹以湖南为多。

赤县，指的是中国。赤县神州一词在《史记》中可查。[[5]](#_5_23)

甘棠，树木名，也称棠梨。传说周朝的召公曾在棠树下休息。《诗经》对此也有赞美之词，后来甘棠成为仁政的象征。

蜀鸟、湘君都是很悲伤的。这血和泪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故国江南今夏已是酷暑，树上的蝉是否已在鸣叫？这北欧的湖泊看上去十分清爽，水鸟们舒缓地畅游着。

中国应该是洋溢祥和之灵气的大地，所到之处那遍布的象征仁政的甘棠树郁郁繁茂。身在北欧这样的地方，这种感触尤为深切。

我在芬兰除了赫波尼埃米湖边的夏日小屋，还在普拉韦西（Puruves）湖畔的夏日小屋驻留过。

在赫波尼埃米湖畔留有七绝一首：

## 湖畔

**雨歇鸟飞云气随，**

**湖平满目碧琉璃。**

**与君箕踞沧苔上，**

**石径留光日没迟。**

**箕踞，两脚向前随意伸出的坐姿。**

在普拉韦西湖畔留有七绝一首：

## 普湖七月

**普湖波上睡莲黄，**

**气爽停桡桦树旁。**

**两岸分明深浅色，**

**芬兰七月日足长。**

**普湖，意思是普拉韦西湖。**

分明，就是很明确的意思。

湖畔两岸那绿茵深浅分明的景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的桦树是白桦，据说在桑拿的时候，用白桦树的枝条仔细拍打身体对健康很有好处。

在赫尔辛基期间，我们乘坐诗丽雅航线（Silja Line）游览船去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往返都是住在船上。芬兰湾的对岸是爱沙尼亚共和国。从芬兰湾到波罗的海，星星点点散布着很多岛屿。这的确是一次令人心旷神怡的游船之旅。

看地图可以知道，赫尔辛基距列宁格勒非常近。我们这些亲临过战争的人都会对列宁格勒这个地名怀有特殊的感慨。可是现在的列宁格勒已经更名为圣彼得堡，恢复了过去的名字。

在赫尔辛基海边的突堤式广场有个早市非常不错。起初，我们是早起到公园散步而路过此地，后来竟遇见大清早就拿着酒瓶迈着醉步的酒鬼，这或许是社会福利太充实的缘故吧。与此景象相比，这里的早市可谓应有尽有。摆放的食品的颜色都那么鲜亮。往来于斯德哥尔摩的诗丽雅航线游览船是上午九点钟靠岸，那白垩色的船体也十分漂亮。此时，你可以看到在赫尔辛基那古老教堂和耸立灯塔的衬托下，光线随着时间微妙地交错变换着，这景色无论看多少遍都是不会厌倦的。

## 芬京朝市

**港岸初晴朝市开，**

**杏桃青菜满廛堆。**

**高楼古塔良移景，**

**白垩游船自瑞回。**

**从北欧旅行回来，NHK电视台有两件工作在等着我，即《汉诗纪行》和《寻国宝之旅》的拍摄录制。《寻国宝之旅》则遵循我的意愿选择在三月堂。**

对三月堂里的众佛，我在学生时代就为之倾倒，甚至去过那里写生。NHK电视台此次要进行高清晰电视的摄制，因此动用了大型转播车。

## 不空羂索观音

**嫩草山边三月堂，**

**观音合掌白毫光。**

**慈悲普洽阎浮利，**

**绶带翩翻璎珞长。**

**普洽，遍及无遗的意思。**[[6]](#_6_17)

阎浮利，梵文“jambu-dvipa”一词的音译，指人间世界。也有音译写为“阎浮提”的。

NHK电视台的摄制工作并非一次就能结束，因此我们又去了位于开山与良辨有关的竹林寺。良辨（689—773）是古代朝鲜人的后裔，曾从事佛像的建造，佛像开光后，在东大寺担任了别当一职。[[7]](#_7_17)

## 良辨

**天平良辨慕慈光，**

**建立华严圣道场。**

**自在法轮无限转，**

**传灯羂索观音堂。**

**慈光，佛祖的慈悲光明。**

法轮，梵文“dharma-cakra”（教诲的车轮）的词译。

传灯，继承正法并使其相传不绝。

三月堂是华严宗的原始道场，很久以前称作羂索堂。本尊不空羂索观音为三目八臂，眉间白毫处镶有珍珠。

**最近，在兵库县冰上郡山南町的谷川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小巧舒适的工作场所。与其说工作场所，或许称作贪图休息的山庄更好一些。从神户我的家到这里驱车仅一个半小时，很方便。为此写了下面这首七绝，因诗句的缘故，给山庄起名为“忘归居”。**

## 谷川忘归居

**风影层层翠障围，**

**清阴洗暑暂忘归。**

**谷川乡里披襟坐，**

**举目浮云向我飞。**

**障围，向屏风那样围着。**

这一年，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迎来了建校九十周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举行纪念庆典的日子，我应邀去做一个纪念演讲。

这所华侨学校创建于一八九九年，当然那还是大清国时期，那年是光绪二十五年。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孙文四年前发动的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广州已经点燃了革命的烽火。尤其是后来那次在清朝驻伦敦使馆遭绑架、囚禁，于千钧一发之际被营救，从此革命家孙文的名字便世人皆知了。

戊戌维新失败后，到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此时已经开始在日本的横滨创办名为《清议报》的旬刊了。

再有就是，为了解决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横滨地区于一年前创办了（华侨）大同学校。后来神户也创建了华侨学校，不过是因梁启超的提倡。

由于那时梁启超是清朝政府通缉的逃犯，因此与他有关的人都不便出面。这样，神户的“华侨同文学校”便推举日本的政治家犬养毅为名誉校长。这或许也是因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考虑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情感问题而做出的选择吧。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创立之际有学生一百三十人，其中男生一百一十五名，女生仅十五名，这不免给人男女生比例过于失调的感觉。

为纪念创建九十周年，决定制作一批电话磁卡，上面印有校舍以及该校毕业生凤兰[[8]](#_8_17)等的照片。起初也曾找过我，但吾辈这张脸还是算了吧。不过，提笔赋诗一首倒是心甘情愿的。

## 祝中华同文学校创立九十周年

**熏育英才九十年，**

**扶桑隔海根株连。**

**同心高举和平帜，**

**展志环球气浩然。**

**环球，指的是整个地球。**

[[1]](#_1_123)有明海位于日本九州岛西部，属于浅海性海湾，别称筑紫舄、前海。周围有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四县围绕。

[[2]](#_2_71)筑后川流域跨越日本福冈、佐贺、熊本、大分四个大县，是日本九州岛注入有明海的第一大河，别名“筑紫次郎”。长143千米，流域面积2860平方千米。

[[3]](#_3_44)白居易有诗《画竹歌并引》。

[[4]](#_4_26)博古馆，日本古文物收藏、展示的馆所。

[[5]](#_5_2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岛”的句子。

[[6]](#_6_16)通常解释为“犹遍及，普施”。

[[7]](#_7_16)原文为“百济血统的渡来人”。“百济”是前汉三国时代朝鲜的国名；日文中的“渡来人”除了泛指外国人以外，还特指4世纪至7世纪从中国和朝鲜来到日本的人。“别当”是日本佛教寺庙中的职位名称，为寺务的总管。

[[8]](#_8_16)前面提及过当时的宝冢歌剧团明星。

# 六　庚午篇

一九九〇年一月，结束直木奖评选委员会的工作后，我先回了一趟神户。因年少时的好友叶祥祯的新店就要开张，所以马上又去了熊本。其实，也是因为很想见到他的父亲叶菊华先生。

叶菊华先生是曾和我一起出游中国的华侨老前辈，也是收藏极品紫砂茶壶的名家。很久前，他在曾是日本料理店那片河滩地上几乎靠一己之力修建了名曰“兰亭芭蕉园”的庭院。庭院中还有一个规模虽小却可展示中国文物的展馆。对于庭院，他颇有信心地表示，这里将来一定可以举行“曲水宴”的游戏。[[1]](#_1_126)前不久听说他身体欠佳，此次也算是探望吧，没想到他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 兰亭芭蕉园

**菊翁乘逸兴，**

**寒日剪芭蕉。**

**煮茗兰亭畔，**

**浮杯曲水桥。**

**紫泥延寿字，**

**白玉大悲雕。**

**拔壶丹青萃，**

**风光坐可招。**

**紫泥，原指天子在诏敕上盖印时使用的紫色印泥，这里则指宜兴出产的一种上等陶土制成的紫砂壶。其颜色从赭石色到黑紫色，色彩各异。**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另一种尊称是大悲菩萨。

有人以为这里芭蕉很多，所以叫作芭蕉园；岂知因这里可以进行风雅的游戏，才取名兰亭的。

兰亭，当然是指位于浙江绍兴西南的一个亭子。在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初三，谢安等四十一位文人欢聚于此亭，将觞（酒杯）浮水放置弯曲的流水中赋诗饮酒，更因王羲之将序文书写于此而闻名遐迩。这一风雅游戏也传入日本，成为宫廷活动之一。

这是一种觞浮在水上流经自己面前之前必须创作出诗歌的游戏。因此，如果流觞来得过快，则没有时间思考创作。为了尽量延长觞浮水而来的时间，曲水的路径就需要多个弯曲才可以。看叶菊华先生考虑修建“曲水”时歪着头苦思冥想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很认真的。

小溪流水旁边的岩石上，摆放了一尊德化窑烧制的白瓷观音像，一眼望去妙趣横生。

面朝着流水的亭子，仍在施工当中。倘若坐在那里喝上一杯极品茶壶泡的名茶，无疑将是一件美事。

一个茶杯在日本甚至可以卖到几亿日元，但中国看重的则是紫砂茶壶。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士宁愿拿城池做交换都渴望得到的名为“小茄子”或“肩冲”的器具是指日本十分名贵的茶叶罐，而叶先生收藏的则是紫砂壶。[[2]](#_2_74)抹茶自十四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消失，或许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茶杯并无突出地位吧。不过，在日本的煎茶•茶道里，清水六兵卫和青木木米的（茶壶）作品却得以受珍爱至今。

紫砂壶在中国几乎都是用宜兴陶土烧制的。宜兴位于江苏省太湖的西侧，也是茶的产地，出产一种名茶叫阳羡茶。宜兴的紫砂壶以刻绘诗句或吉祥文字居多。叶老先生现已高龄，虽无法像从前那样经常外出旅行，但仍能抚托心爱的茶壶，亲临兰亭芭蕉园的景色拔萃之中，足不出户便可招纳风光无限。

长崎的旅游名胜之一是那里的孔庙。二十多年前几乎荒废。叶菊华先生为其修复工作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一九七四年去中国旅游时还为此事念念不忘。要知道，孔庙在中国是必须依照特殊建筑方法施工的，甚至修建的材料等如果没有中国国内的帮助，修复将无从谈起。

时代在变化着，孔庙终于修复完好。与此同时，不仅展示中国文物的博物馆随之建成，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合作也得以实现。叶菊华老先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作为第一任理事长给后人留下了令人钦佩的业绩。

## 寄菊翁

**陶朱谈玄稳，**

**蕉里起茶烟。**

**手弄宜兴土，**

**壶中别有天。**

**陶朱，越国的名臣范蠡在灭吴之后，乘舟泛海去了当时天下的交易中心地“陶”**[[3]](#_3_47)**，后自号陶朱公，成为了大富翁。自那以后，就称富豪为陶朱了。**

壶中天，说的是后汉时期，在汝南某集市有卖药人，屋顶总是悬挂一壶，待集市散去后便跳入壶中，人们都叫他壶公。有名的仙人费长房便是与壶公学得仙道。那壶中可谓别有天地。

**这一年的二月十八日我迎来了第六十六个生日。仿佛花甲的生日就发生在昨天一样，感觉这六十过半竟是瞬间而至。**

## 六十六岁

**六十六年长短吟，**

**摇头几度洒尘襟。**

**三灯书斋兰芬馥，**

**舔笔新怀千里心。**

**尘襟，指世俗杂念。唐代张九龄有“来此涤尘襟”的诗句。**[[4]](#_4_29)

千里心，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前面曾有解释。

生日这天，女儿和孙子孙女们过来看我，并带来一篮兰花赠我。书斋被兰花的香气环抱。

“三灯书斋”是我书斋的名字。曾开玩笑解释说，因为书房天花板吊着三只日光灯。实际上“灯”是陈家传到我这辈人的字。

中国的家族里，其姓名中会有一个因辈分所规定的字。我的家族也有，其顺序是：炳、培、钩、河、杨、灯、地、银、汉、柳。不过这些字除了火土金水木这五行的含义外，据说文字的顺序并无其他意思。也不知为什么，先我四辈的培字辈为最后，以后就不再使用这些字了。我猜想，大概怕会出现在一个地方居住一百年乃至二百年之后，家族中的老者反而比刚出生的婴儿辈分低，甚至不得不称其为叔伯这类过于离谱的现象而取消的吧。

本来我的名字应该叫陈灯某某，在户籍上我又是排行老三，因而给书斋取名“三灯书斋”。前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月开始，大阪读卖新闻的晚报连载我的随笔作品，那时之所以通篇标题使用“三灯随笔”就是这个原委。

还记得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一是在“中央公论文艺特集”上连载《诸葛孔明》，二是在河北新报、德岛新闻等十几家地方报纸上连载《梦醒在末路》。

历史小说《诸葛孔明》因刊登在季刊，到如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马上就要收笔，正在做最后阶段的整理。《梦醒在末路》则是推理小说，因此构思可谓煞费苦心。

也就是说，我正在同时写历史和传奇类的故事。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自己躲进谷川的“忘归居”了。埋头于两个作品的日子就这样延续着。

## 忘归居初夏

**浅绿丹波路，**

**庭前栗叶疏。**

**构思尘外话，**

**写破隆中庐。**

**久慕春秋笔，**

**新怀稗史书。**

**风清蝴蝶舞，**

**梦醒忘归居。**

**构思，提炼揣摩自己的构想。**

隆中庐，在隆中的茅庐过着晴耕雨读生活的诸葛孔明受刘备三顾之恩。

稗史，小说、传奇之类的东西。

所谓“尘外话”，我指的是虚构。因为当我们踏入文坛之初就被告知写推理之类的小说以远离现实为安妥。稗史，中国自古以来对小说的称谓。不能不贴近现实的是历史，我们叫它“春秋”。能同时进行两个截然不同的写作也算是一种乐趣所在吧。

这首诗的末句“梦醒”，不用说当然考虑到书的名字，也指同时进行两个性质不同的工作，其本身就是一个体验从梦境回到现实的过程。

## 含笑花树

**蝉声沁石更无风，**

**庚午立秋烘碧穹。**

**独有故乡含笑木，**

**嬉欢三伏谢祝融。**

**祝融，神话中掌管火的神。有趣的是在各种传说中，他时而是掌管夏季、南方的神，时而是掌管炉灶的神。**

谷川“忘归居”的庭院中，栽种着含笑花树。

含笑花原是热带植物，在日本并不多见。据说在日本的学名叫作“唐种含笑花的树”。从名字中的“唐种”即可知道这是外来的树种。关于日本引进的时期，有江户中期及明治初期两种说法。呈乳白色的花朵会散发出很浓郁的香气，所以在台湾，妇女们会插在发髻上替代香水使用。和茉莉花一样，含笑花也可掺入茶叶，浸染芳香之后饮用。

在神户，“二战”前曾经常在外国人家中的庭院内看到含笑花树。但是，含笑花对我来说则是想起已故母亲的一种芬芳。记得母亲总会将含笑花或插在发髻上或包裹在绢帕中随身携带。

有了含笑花的情结，当我搬家到六甲的时候就剪了一枝带去种上。很幸运，长出了根须，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忘归居也有含笑花树，那是朋友也是陶艺家的长井与志典先生剪枝、栽培，长大后移植过来的。长井先生不仅是陶艺家，对园艺也颇有心得，这里被他布置得相当不错。我在忘归居期间，总是很卖力地给两株含笑花树浇水。

庚午这年（1990）的立秋是阴历八月初八，这天可谓酷暑。原本为了躲避炎热从神户来到谷川，可没想到这里同样酷暑难耐。晴空如同被烤焦一般，好像知了的声音已然浸透在石头当中，一点多余的风都没有。就在万物奈何不得之时，只有来自故乡台湾的含笑花树不负热带生长植物的美名显得那样茁壮，在三伏的酷暑中露出欢快，那神态分明是在感谢炎热之神祝融。

之前曾提及须磨寺正觉院前面有座龙华桥，承蒙三浦真严和尚的厚意，桥边矗立的我那诗碑的旁边也种上了含笑花树。

## 忘归居偶成

**数颗琉璃茄，**

**尘消爽气多。**

**山南已晚夏，**

**树顶淡云过。**

**忘归居庭院中种有茄子，那琉璃色的茄子灿烂夺目，在阵雨洗礼后更显清爽怡人。山南町的夏日不久也该结束了，飘过树冠那淡淡的云朵，隐约中让人感受到秋天的气息。**

谷川一带的特产是丹波的栗子[[5]](#_5_25)。忘归居附近就有一个栗子园，那里的栗子尤其好吃。从六甲的家中还带来了中国新疆产的哈密瓜。自从二十年前在吐鲁番吃过哈密瓜之后，这个水果除了它的独特味道，还带给我很多很多的遐想。

忘归居备有很多酒。有个名叫“湖之酒”，一种糯米为原料酿成的中国湖南的酒，用新光贸易曾先生的话说，《三国志》中的大英雄关云长绝对喝过这种酒。还有将竹叶浸泡酿成的、呈非常漂亮碧绿色的竹叶青酒，这酒虽然度数高了一些，但只饮用少许的话，作为饭前酒最为合适。

忘归居还藏有八王子的甘利先生送来的楼兰乌龙茶[[6]](#_6_19)。我曾为《茶事遍路》一书去福州采访，那时还参观了福州的中医研究所提炼生药成分浸入茶叶的实验。

带有药味的茶很多，但他们要做的是尽量去掉生药的味道，让药茶仍可保持原本的茶香乐趣。几年后他们成功了，取名为“药膳茶”。据说其秘诀是使用高级茶叶。看来用茶的芳香的确可以掩盖药的味道。

到了傍晚，忘归居凉台的桌子上已经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眺望丹波夕阳西下的山影，让人忘却了时光在流逝。乘凉的时间越拖越久，竟变成了赏月。

山庄虽然取名“忘归居”，但名字的原意是可以在那里闲坐发呆。但眼下这个围出来的狭窄的庭院却与含笑花有缘，干脆叫作“含笑苑”岂不更好。

## 含笑花晚景

**谷川含笑苑，**

**洗砚托生涯。**

**桌上丹波栗，**

**盘中哈密瓜。**

**芳醇青竹酒，**

**药膳乌龙茶。**

**缓带微风起，**

**梢头月影斜。**

**神户市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河上民雄先生从政界引退，听说又回到东海大学做了教授。我觉得，还是做大学教授更适合他。即便从政界引身而退，他仍能以此为人生起点，而绝非是人生乐章的曲终。**

## 寄河上民雄先生

**樱花多骤雨，**

**五月映山红。**

**翠竹鲜如洗，**

**玲珑乐未终。**

**映山红，意为山被映照得通红。但这三个字也是“杜鹃花”的意思。**

樱花季节往往会下骤雨，政界不是也一样吗？时下的五月，已是杜鹃花的季节，但见青竹如洗光鲜夺目，这不正意味着美妙乐曲尚未终结嘛。

一九九〇年，我到国外参加了两个研讨会。

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二十一世纪的日韩”研讨会。该活动是每日新闻和韩国东亚日报共同举办的。第二天我在第四分组（文化小组）作了一个基调讲演。日本方面参加的人员中有田英夫、绪方贞子、石川好和其他几位。韩国方面参加讨论的人很多，且几乎所有人的发言都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不过这也恰恰说明当时的气氛有多么热烈。

## 汉阳研讨会

**汉阳胜景四时和，**

**治乱千年指弹过。**

**舞袖一旋风物改，**

**论坛热闹谋夫多。**

**首尔位于汉江之滨，也称作汉城或汉阳。“指弹”这个词在日本是用手指着责难的意思，在中国则表示用手指轻轻一弹那样短暂的一刹那。同样，舞袖是翻转一下飘舞的袖子，也是形容一瞬间的意思。**

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后的三天里，由国际笔俱乐部[[7]](#_7_19)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在CINI财团赞助以及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鼎力支持下，在威尼斯举办了一个论坛。

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项目，“海上丝绸之路”的调查活动决定从威尼斯启动。承蒙阿曼苏丹国王的好意，参与调查的人员借到了国王专用的游艇，历时四个月的航程就这样开始了，航程的终点是日本。说是游艇，这可是一艘不仅有一万吨位，还能起落直升飞机的大型船舶。游艇取名为“和平号”，预定十月二十三日从威尼斯启航。由于此次论坛是专门纪念这次航程的，所以会议的主题就叫“旅途与文学”。从日本前来参加活动的有森本哲郎、盐野七生和我。我们目送“和平号”出航之后，便来到曾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场址，我以“伟大的佛教传道者之旅”为题，在那里谈了法显和玄奘的旅行记。

**威尼斯港和平轮，**

**博望环球事事新。**

**碎破十年骚客梦，**

**丝绸海路结为邻。**

**“博望”一词，其意如文字表示的那样，是博大愿望的意思。用在这里是我想到了汉武帝时代派往西域的张骞被册封为博望侯的故事（博望原是地名），意为探索未知世界的先觉者。海上丝绸之路的调查即将踏上未知世界的征程，期待着更多更新的收获。**

骚客，自屈原创作《离骚》之后，骚客一词多比作诗人。此处则指我自己，一个并非钻研学术而仅仅在学问周边张望、关注之人。参与NHK电视台特别节目“丝绸之路”之后已经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一直在谈论有关丝绸之路的梦想与浪漫，相信此次能有一举突破的成果。与此同时，也期盼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所跨越的大地能够像游艇名字那样与和平、友好紧紧相连。因为，就在“和平号”出航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海湾战争爆发了。

船经印度洋驶过东南亚各地，最终圆满完成了使命。我们曾非常担心这艘考察游艇能否继续前行。因为，虽说这是国王的船，那也一定是阿曼苏丹国海军不可缺少的战斗力。而且船长是英国人，同时还担负着培养、指导阿曼苏丹国海军人才的重任，一旦发生紧急事态，被召回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是“和平号”抵达日本博德的日子，这天海湾战争宣布停战。在抵达最终目的地大阪之前，福冈为纪念“和平号”抵港举行了入港仪式。我应邀在那里做了演讲。从威尼斯的码头目送它离港，历经四个月，在博德迎接它的到来。

就在“和平号”航行在大海的这段期间，我从十二月开始，利用两周的时间回了一趟台湾。此后，时值年底年初我又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

台湾，四十一年后的重逢。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但父母都出生在台湾。战争结束后，我曾有段时间回过台湾。距台北市很近的一个名叫新庄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日本统治时期那里叫作新庄街，战后叫作新庄镇，现在叫作新庄市了。

日本投降后，这里创办了中学。早在日本统治时期，要上中学只能去台北。所以当地的长老们发起了办学运动，县立初等中学的设立实现了几辈人的愿望。当地不少大户人家与我父亲或是同窗，或是朋友。也是受这些人之托，我才有机会到这里的中学来教英文。

当时的台湾教育界还处在比较混乱的时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日本统治时期只能用日语进行教学，所以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才刚刚转变成国语教育。

新庄初等中学首届学生的年龄差距很大。因为当时的升学考试除了允许公学校（相当于一般的小学）[[8]](#_8_19)的高等科二年级毕业生、高等科一年级结业生、公学校六年级毕业生参加，也允许公学校五年级结业生参加。想必当时的高等科学生以及他们的父兄一定深感仅接受了日语教育仍很难立足于社会。抱着这种不安，加上处在那样一个转折时期，允许参加考试的学生当然会考虑在五年级结业后就转入新课程的班级。

我在这批首届学生毕业那年回到了日本，那是一九四九年。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踏上台湾这块土地。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其中有五花八门的缘由。家里的主业是做中国大陆贸易，我父亲又任职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华侨团体的会长，因此听说上了台湾的黑名单。而作为儿子的我又因写作需要时常去中国大陆采访，听说也被定为要密切关注的人物。我虽然从没有申请去台湾，但估计即便申请也很难得到批准吧。

近年来的政局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在中国大陆到处可见台湾的游客。

数年之前，我的书是不允许被带入台湾的，但现在已经有很多翻译版本了。

时过境迁，台湾某主流报刊邀请我去台湾，并为我安排了在台北演讲的行程，我当然非常感激地接受了。就这样，十二月四日这天，我时隔四十一年又踏上了台湾这块故土。对我来说相隔四十一年，而对于七岁就去了日本再也没有返回过故乡的妻子来说，则是阔别五十多年。

在台湾，除了演讲等活动，就都是自由活动了。前半程由某报社，后半程由当地新闻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陪同，其中最大的活动就是与新庄中学当年教过的学生们见面。同学们因为自己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爱校心非常强，我听说他们每年都会定期举行两次同学会。

学生当中，除了做贸易或海运物流的毕业生曾来日本见过面，其余的几乎都是四十一年之后的再相聚。毕业时平均年龄应该是十六岁的他们，现在多半应该五十过半的年纪吧。高等科毕业班的话，说不定马上就要迎接花甲了。女生基本上都抱孙子了。闲聊得知，一位曾是排球选手的女生已经是九个孙子的奶奶了。

不少学生已经从大学教授、校长、银行高管、实业家、县议员等要职引退，可谓济济多士。但无论他们如何改变，对我来说，从那一张张面孔中仍依稀可见昔日少男少女的稚嫩身影，我仍能猜出将近三分之二学生的名字。十二月十四日的晚上，在名叫“海霸王”的酒楼举行了同学会。第一届毕业生九十三人中来了六十五人。除了因身在国外或在其他地方的或已故的，应该算来了很多人。未能前来的人甚至数日前就赶往台北的演讲会，特意告诉我因其他要事不能参加同学会。同学会还邀请了几位当年的老师，而我则是当年老师中最年轻的。往昔的同僚已经上了年纪，有几位已经拄上了拐杖，但看上去气色依旧很好，这让我心里十分高兴。

妻子也参加了我的同学会，因为年纪和我教过的女生相差无几，所以她们之间谈得十分投缘。

## 回乡

**乡云尽日绕观音，**

**四十一年迟暮心。**

**同学献杯顽骨健，**

**僚朋扶杖气根深。**

**新庄把袂人多感，**

**旧邑停车雾满林。**

**明志墨池磨铁砚，**

**剑锋醉倒梦飞沈。**

**观音，新庄后面有座山，名叫观音山。**

迟暮，渐渐上了年纪。杜甫《寓目》诗中有句“自伤迟暮眼”。

明志，新庄有个清代时期的“明志书院”，曾培育过很多英才。

还记得当时应学生们的要求我写了几个字，不过当时已经醉意浓浓了。

移居到日本的祖父在家里排行老二，但祖父的兄长膝下没有男孩儿，祖父就将我的一个弟弟过继给本家，这个弟弟起名“本臣”。我们家是七男三女的十人兄弟姐妹，本臣排在兄弟当中的老六。回到台湾后，本臣非常照顾我。四十一年前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本臣还是小学生。现在，他已经是四个儿子的爸爸了，大儿子正在美国留学。

## 乡路　其一

**昨夜梦蓬莱，**

**今朝宿雾开。**

**凝视乡路近，**

**涕举手中杯。**

## 乡路　其二

**乡路三千里，**

**梦飞四十年。**

**旅魂几点泪，**

**宴罢尚留连。**

**这两首五绝都是那个时候写的。**

蓬莱，说的是东方海上的神仙岛屿，有时候也指日本，这里也可看作有意识地指台湾。还记得小时候就是乘坐“蓬莱丸号”船回的台湾。

从台湾回日本后，我马上去了美国。旧金山附近有个叫圣拉斐尔的城市，我的小妹和小妹夫就住在那里。妻弟和弟媳妇也住在不远处的圣何塞，因为很想和他们相见一叙，所以年末年初就在那里度过了。

旅行是非常愉快的，但回想这半年多来，从首尔到威尼斯，又到台湾，最后到美国，对我而言，还真有点漫天飞舞的感觉。

## 戏作

**托钵山河写杂篇，**

**无端抱笔直飞天。**

**三罗市内三闲馆，**

**梦断香消又一年。**

**三罗市，这里指圣拉斐尔。妹妹十分闲静的家被我戏称为“三闲馆”。这不仅因为琅琅上口，还因为湛然居士（耶律楚材）的诗中有“闲人闲居竟闲欢”的句子，所以才会如此调侃。而结尾句则几乎是拜借了诗人陆游著名的《沈园》其二中的起句：“梦断香消四十年。”**

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好七十五岁，与离别达五十五年的第一任妻子于四十年前曾偶然重逢在名叫沈园的地方。正是这次重逢让他无法忘怀，才写了这首诗。陆游很爱这位妻子，但妻子与陆游的母亲合不来，因此他们只好分离。其实，第一任妻子是他母亲的侄女。封建时代的家庭，仅有爱情是无法维系的。我非常喜爱这句诗，面对自己曾经拥有的愉悦竟一幕一幕变成寂寞的回忆，唯有感叹又是岁月如梭的一年。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迟暮之心吧。

[[1]](#_1_125)中国的“曲水流觞”传入日本后，曾在日本贵族中流行。每年三月初三举行，称之为“曲水宴”。

[[2]](#_2_73)日本茶道中，“小茄子”是形似茄子的略小型茶叶罐的专用名词；“肩冲”是罐口肩部挺拔、略显棱角的茶叶罐的专用名词，二者均是日本茶道器皿中的极品。

[[3]](#_3_46)如今山东的定陶西北方向。

[[4]](#_4_28)出自张九龄的《出为豫章郡途次庐山东岩下》。

[[5]](#_5_24)丹波，地名。位于神户的东北方向。

[[6]](#_6_18)八王子，地名。位于东京都的西边。

[[7]](#_7_18)中国称“国际笔会”。

[[8]](#_8_18)当时台湾的“公学校”，即小学义务教育。

# 七　辛未、壬申篇

系列丛书《世界都市物语》由文艺春秋出版社策划，并确定由木村尚三郎、猿谷要和我共三人担任主编。我负责伊斯坦布尔这部分。

一九九一年五月到六月这段期间，因采访需要，我借道维也纳去了土耳其。实在太喜欢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了，我穿行、游荡在那里，贪婪地品味着每一条街巷。

## 伊斯坦布尔怀古

**惊破南柯梦，**

**旗翻突厥营。**

**君府晨钟祷，**

**苏丹戌鼓声。**

**断续三重壁，**

**玄黄七塔城。**

**功名千载后，**

**新月漫多情。**

南柯梦，唐朝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中，主人公大醉之后于一株古槐南侧树枝下昏睡，梦中尽享荣华富贵。从梦中醒来后才知道一切都不过是发生在蚂蚁王国的故事。这是告诉人们，荣华富贵实为一种虚幻。

三重壁，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四周环绕有全长十六千米的城墙，沿海一侧为第一重城墙，陆地一侧有第二、第三重城墙环绕。

玄黄，指天和地的颜色，即黑色和黄色。

七塔城，呈五角形城池的迪奥多休斯墙的外塔楼黄金门一带被称作七塔城，现在那里已成为博物馆。

沉浸于短暂繁华梦中的拜占庭首都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是一四五三年的事。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清晨祈祷的钟声刚刚响起，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就用他的军乐将其淹没。曾引以为豪的铁壁防线三重城墙，至今残壁仍在不断剥落，七塔楼也因黑、黄混杂的色彩而显得灰暗。穆罕默德二世的称霸不到五百年，印着新月的土耳其共和国国旗已然在晴空下飘扬。深陷此情此景之中，那番感慨好似上苍馈赠一般在我的心中不断涌起。

记不清是谁说起的，反正揭开成吉思汗陵墓之谜的事被提上了日程。好像是去过蒙古共和国钓鱼的开高健先生提起的吧。由读卖新闻社等参与策划，此次活动被称作“三河流域计划”。这次不仅要动用很多高科技设备，还要进行地下深层探测，算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大型考察了。蒙古共和国方面同意了这次考察，大概对他们而言，比起寻找成吉思汗陵墓，更想知道地下资源的埋藏情况吧。一九九〇年，先是司马辽太郎先生去采访，来年的一九九一年轮到我去。那是六月到七月间的旅行，去之前听说那里会很热，但意外地遭遇到犹如天降冰雹一样的寒冷。

## 蒙古行

**漠北平芜远，**

**天寒七月初。**

**惊雷鸣牧圉，**

**疾雹鼓穹庐。**

**起辇风痕碎，**

**斡难云影疏。**

**可汗埋骨处，**

**奔马散丘墟。**

**平芜，平坦的荒野。**

牧圉，牛马的牧场。喂养牛的地方称为“牧”，喂养马的小屋称为“圉”。

穹庐，拱形的房屋，游牧民居住的帐篷。

起辇，克鲁伦河。

斡难，鄂嫩河。

《元史》中记载成吉思汗死后，葬起辇谷。

这样说来，一定指的是克鲁伦河。成吉思汗生前非常喜爱那里的一棵大树，相传他预言自己死后将埋在这里。成吉思汗出生在鄂嫩河附近。

要想发现成吉思汗的陵墓，大概只能在这两条大河的区域内寻找了。而此次“三河流域计划”就是以这个地区为重点展开采访、考察的。

**一九九二年的九月到十月之间，我在中国参加了两个研讨会。**

两个研讨会都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主题是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进而思考整个亚洲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这两天在大连召开的研讨会是由每日新闻社和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分文化和经济两个分会场。日本方面有电影导演山田洋次先生、关西大学教授河田悌一先生和我参加，对应的中国方面也是作家、电影导演和大学教授参加。

中国方面参会的作家是王朔先生。他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理着一头运动型的短发，身着牛仔裤的装扮。他是一位超人气作家，其原著只要拍成电视连续剧就肯定能火起来。据说由他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只要到了播放时间，就会很难在户外看到人影。然而，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却极少有人知道他。在北京曾询问过一位中国文艺评论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他的作品不是我们评论的对象”。

研讨会的话题涉及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对此王朔先生发言说：

为什么作家就一定要背负如此沉重的任务去写作呢？

终于出现了，中国文坛的新人类，这种感觉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能涌现出拥有各式各样取向的作家，倒让我感到十分的宽心。

山田洋次先生是在大连长大的，对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那么亲切。他陪我们到处游览了一番。就连他一直居住到战后的房子我们也去看了，那是一幢相当大的洋房，看上去现在那里住了好几户人家。

我是第三次来大连，和五年前相比，这里的变化简直就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就在五年前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很失望地发现和十三年前相比大连几乎没有变化。现在好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变化还在不断加速。

在大连逗留了三天，我又返回了北京。那时候，我正准备写小说《耶律楚材》。辅佐成吉思汗的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号为湛然居士的他也是著名的佛教徒。他身为宰相给后人留下了诸多伟业。

在北京的郊外有个名叫“银山铁壁”的地方。那里残留着契丹王朝辽国时期的寺院。那附近是个军事要塞，尽管防御工事非常坚固，但辽国仍未抵挡住女真族金国的进攻，而金国最终也未能抵御南下的蒙古军队。

## 银山铁壁

**同过三日大连秋，**

**渤海飞跨燕都游。**

**铁壁银山徒恃险，**

**风高飒飒淡烟流。**

**在北京停留了四天，拜访了中国作家协会。与冯牧、邓友梅、陈喜儒等先生也是久别重逢。我还去了积水潭医院探望康大川先生。听说康先生是因脑血栓住进医院的，但他看上去比想象的要好很多，这让我得到不少安慰。我和康大川先生很熟悉，他在《人民中国》杂志任主编的时候，我们曾一起游遍了中国各地。**

九月二十八日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晚宴”。那天，从日本也来了几位国会议员参加。在会场我见到了溥杰老先生。尽管他年事已高，但走起路来腿脚还是那么矫健。

次日，我飞往武汉，住进了晴川宾馆。武汉已经十四年没来了。那里历代诗人都会在诗中吟唱的黄鹤楼被当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占时烧毁了（1852年）。

黄鹤楼曾多次被焚毁、重建。太平天国那场战争焚毁的是清朝乾隆元年（1736）由湖广总督重建的，据说楼高十八丈（约58米）。

清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焚毁的遗迹上重新修建了楼阁，但规模要小很多。也许考虑到沿用黄鹤楼的名字有些诚惶诚恐，因此将重建的楼阁起名为“警钟楼”。我相信，这个警钟楼一定看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标志着辛亥革命开始的武昌起义。然而没过多久，一九二〇年因一场大火再次被焚毁。自那之后，就一直没有重建。十四年前我来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解说：“黄鹤楼曾建在这里。”没想到，此次到武汉一看，一座非常壮观的楼阁高耸入云，观光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此次来武汉是为了参加朝日新闻社和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的三峡研讨会。参观了黄鹤楼之后，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先生设宴款待了我们。那时的高狄先生被人们形容为“保守派的代表”，可在我眼里，他简直就像《三国志》中登场亮相的人物一样，是一位很壮实的好汉。他毕业于原伪满建国大学，因此日语应该是运用自如的，但在四天五夜的游船之旅中，从他嘴里却没有说出一句日语。

九月三十日，我们从江陵搭乘了一艘名叫“峨嵋号”的豪华游览船。包下这艘船就是为了此次研讨会。上船那天的晚上举行了欢迎晚宴，人民日报社方面的张虎生先生致欢迎词。张先生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负责人，也是为了准备此次研讨会特意赶往日本，并特意到神户来见我的人。在致词的最后，张先生朗诵了他自己的一篇诗作。

**丽地佳期溯水行，**

**尽收秋色襟怀中。**

**击笻煮酒论天下，**

**芍药樱花别样红。**

**由于在神户彼此交流过，因此我十分理解张先生的心情。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推进现代化，可以说这是他想告诉人们的一个委婉的宣言。用“红”来表现把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上，无论是中国的芍药还是日本的樱花都是“红”的，但却拥有彼此各异的色彩，我这样理解。**

依此诗韵，我写了下面这首诗赠张虎生先生。

## 和张虎生先生韵

**论界英豪一苇行，**

**亚洲成竹在胸中。**

**长江富士同风月，**

**晓夕山河孰不红。**

**一苇，经常将一束芦苇比作船。从古老的《诗经》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都有这样的用法。**

亚洲，此次三峡研讨会的正式名称是“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国际研讨会”。

形容此次逆流而上的三峡研讨会是划时代的尝试一点不为过。

日本方面参加研讨的有田中直毅、吉岗忍、松山幸雄和我四人。中国方面有季羡林、肖向前、季崇威、冯骥才、胡汉林五人。不过，胡汉林先生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成员，是专门为说明三峡大坝而来的。

季羡林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当他还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时候，我和他多次见面。他在中国是印度学的泰斗，作为伽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以及古典《罗摩衍那》全集的汉译者是非常有名望的。

肖向前先生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文理大学，对日本十分精通，也曾是驻日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和我算是旧知了。卸任驻孟加拉国大使之后，他现任中日友协副会长。

研讨会正如预期的那样，不乏激烈场面。不过毕竟是漫长的四天五夜，当时参会众人到后来都难免面露疲惫。激烈的争论从研讨会的后半段开始，其实无论长江还是富士山，其风月本是相同的。最后，在彼此都是地球人的原则下，总算避免了“决裂”。是朝阳似火还是夕阳似火，其实无论哪个不都是红艳艳的，而这正应对了芍药和樱花。

自从接受了NHK电视台大型电视连续剧的原著创作之后，为了收集素材我经常去冲绳。因此从中国回日本后的第三天，我又去了冲绳。

身为作家，还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上的某些细节以及琉球独特的风俗和其他考证，棘手的事情实在太多。为此，我经常向浦添市立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高良仓吉先生讨教。高良仓吉先生出生在伊是名岛，那里曾是尚王朝的发祥地。能跟随高良先生游览该岛，并聆听他的讲解，实在是令人欣喜若狂的一件事。这里有两首写给高良先生的五绝。

## 其一

**风急惊沙鸥，**

**仓郎更上楼。**

**把杯披襟坐。**

**青眼说琉球。**

## 其二

**倾壶驶车轻，**

**南风似有情。**

**旧乡伊是渚，**

**云外一星明。**

**冲绳是我经常往返的地方。无论是收集资料、讲演还是参加研讨会等，只要和冲绳有关，我都会愉快接受。当然时而也会遭遇台风。不过冲绳的“万座海滨饭店”位于观赏台风十分便利的地方，在那里观赏台风可谓痛快淋漓，会给你一种释然的满足感。**

## 琉球台风

**猛雨奔雷海角昏，**

**怒涛飞沫洗乾坤。**

**残波万座添豪趣，**

**卷地风波接密云。**

**残波、万座，都是地名。**

自三峡研讨会回来后，之所以匆匆赶往冲绳，一是因小说《琉球之风》圆满完成，我要赶往御狱以示谢意；二是大型电视连续剧《琉球之风》在冲绳位于知念村的斋场御狱拍摄时受到诸多关照，所以非去不可。[[1]](#_1_128)

在了却心愿后，我写了下面这首七律。

## 游琉球

**风涛往昔撼唐营，**

**今日津梁钟尚鸣。**

**满盏鹅黄甘古酒，**

**点盘浓绿苦瓜羹。**

**三弦奏尽时新曲，**

**百唱南流故旧声。**

**首里王宫朱柱里，**

**深藏几册海邦盟。**

**唐营，冲绳有个闽人（福建人）三十六姓氏居住的久米村被称作唐营（后来另选一佳字，也称唐荣）。**

津梁钟，悬挂在首里王宫正殿的钟。钟上有铭文“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意为船是万国之间架设的桥梁），表明崇尚贸易立国。于尚泰久五年（1458）铸造。

鹅黄，淡黄的漂亮颜色。

海邦盟，每一次贸易立国的承诺，一定都有它新的诠释。[[2]](#_2_76)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又飞往那霸，元旦的清晨出席了NHK电视台举办的“恭喜列岛”节目，算是给《琉球之风》画上了句号。这天傍晚，从那霸飞到了台北。

地球竟变得如此狭小，恍然之间竟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虚岁七十称为古稀。毫无疑问这来自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

只要元月来临，就意味着又长了一岁。我在冲绳和台湾两地迎来了古稀之年。以“古稀有感”为题的两首七律是从台湾回日本之后写的。

## 古稀有感　其一

**吟游七秩踏纵横，**

**途绝犹羞仿步兵。**

**造物垂怜留此笔，**

**诗家守拙寄其生。**

**眼中碧水流无尽，**

**梦里红云去有情。**

**潦倒还奔歌舞路，**

**清风满袖指前程。**

**步兵，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后来人们称他“步兵”。在前面“托钵”诗中曾写过，他驾马车一直纵行，于末路之处放声大哭。即“穷途泪”的故事。**

造物，创造万物的神。元好问（1190—1257）有诗句“造物留此笔”。[[3]](#_3_49)

守拙，陶渊明（365—427）的《归园田居》其一中有句：守拙归园田。意思是固守着那份笨拙。夏目漱石喜爱“守拙”一词是出了名的，他在松山时代的诗中有“才子群中只守拙”的句子。

潦倒，衰老且步履蹒跚的样子。苏东坡曾有“嗟予潦倒无归日”的句子。[[4]](#_4_31)

人到古稀，都要回首往事，我此生好似雀跃不定般到处东奔西走。哼唱喜爱的歌曲，忙碌于生计，时而还会遭遇窘迫，但我从不夸张地唉声叹气。一路走来，上苍赐予的这一切不是很好吗？承蒙造物之神的宠爱，让我略有文笔之才，尽管文拙笔劣，但尚可养家糊口。现实中亲眼目睹的、凭空想象的，诚然丰富多彩，而这看似即将消失却尚未散尽的一切依旧残留。我已年迈步履蹒跚，但尚有高歌未尽之心，今后仍要继续高歌下去。我要带着清风满袖，绝不彷徨地挥笔前行。

## 古稀有感　其二

**人生七十近来多，**

**厌了饱听长恨歌。**

**扫破五胡争霸策，**

**跳喷八路绒衣波。**

**长墙劈裂黄粱梦，**

**巨像崩颓赤帜过。**

**莫道流云千里远，**

**麒麟志在昆仑河。**

**厌了，已经厌烦的意思。**

《长恨歌》，白居易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浪漫故事的作品。杨氏被立为贵妃后虽十分得宠，却在安史之乱时被赐死。玄宗因无法忘怀贵妃，曾派遣道士去仙山寻找过贵妃。[[5]](#_5_27)

五胡，前赵建国（304）到北凉灭亡（439），这段历史在中国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时代。五胡指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但这里指包括日本在内的近代帝国主义列强。

八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正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副总司令是彭德怀。不过，“八路”一词通常作为包括非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等共产党军队的统称。

黄粱梦，名叫卢生的年轻人到邯郸投宿，从道士那里借来枕头昏昏入睡，梦中一生尽享荣华富贵，醒来后发现这场好梦不过是店家蒸煮黄粱的短暂时间而已。故事可在唐代《枕中记》里一阅。

麒麟，想象中的圣兽。孔子著述《春秋》时，写到俘获麒麟之处搁笔。

昆仑河，古人将远在西方的西王母居住的乐园视为昆仑山，认为那里是黄河的发源地。

杜甫说“古来稀”，但在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当下，人生七十早已“近来多”了。今年同样迎接古稀的人们，年少时都曾身陷动荡之中，都亲身体验过、亲眼目睹过那个让人不堪回首的荣辱兴衰。

人到七十又能怎样，我的前程依旧在远方，岂能怯懦地喃喃太过遥远。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那仁兽麒麟之志又岂止千里。其志，早已指向更加高远的昆仑河，而吾辈不获麒麟，焉能罢笔！

[[1]](#_1_127)“御狱”为冲绳地区神降临的地方，共有七处。“斋场御狱”被誉为冲绳地区七个御狱之首，也是琉球王国最高级别的圣地，有开辟琉球的神话之说。

[[2]](#_2_75)津梁钟铭文“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

[[3]](#_3_48)元好问的《学东坡移居八首》中有句：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

[[4]](#_4_30)出自苏东坡的《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

[[5]](#_5_26)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忽闻海上有仙山”的句子。